角色1：第二次直播CH的录音，3月。  
  
@岳路平：21号。  
  
角色1：3月21号。  
  
@岳路平：他不用。  
  
角色1：你插个电。  
  
@岳路平：录音房第二期，第二期录音房，目前只有iPad和小米在运行，这个麦克还在那跳跳跳。  
  
（00：01:07-00:05:11空白）  
  
@岳路平：大家稍等9:00开始，Andy，Andy你那里几点了？  
  
@Andy：我这里12:59，马上1点。  
  
@岳路平：12:59，12:59是中午是吧？  
  
@Andy：中午，对。  
  
@岳路平：安迪你还没有做过比较完整的自我介绍，正好现在在等大家上来，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  
  
@Andy：我是一个神秘人。  
  
@岳路平：好的，天资，我们预热一下反抗人类暴政，我们12期聊完美国众神，就聊反抗人类暴政怎么样？  
  
@Tz：好的，我就继续做反派角色，也不叫反派角色，就是挑起争端进行讨价的那个角色。  
  
@岳路平：就你是站在AI这一方的嘛是吧？  
  
@Tz：我是站在正义那一方。  
  
@岳路平：陈老俞老师好像是站在人类一方。   
  
@Tz：反正我会继续跟大俞老师这边打架的，打嘴架。  
  
@Jack 邱林川：Hello。  
  
@岳路平：是不是我没刷新谁上来了？  
  
@Jack 邱林川：我是Jack。  
  
@岳路平：要刷新一下。  
  
@Jack 邱林川：我今天来给大家做听众。  
  
@Tz：今天这个话题。  
  
@岳路平：我刚才切换了，没听到你在说什么天资。  
  
@Tz：今天这个话题我主要也是做听众，然后的话默默记笔记，要碰到什么有趣的问题的话，我可能会问一下问题，我对这个FABLAB还挺感兴趣的，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00:10:03）这块的话题。   
  
@岳路平：大家觉得这个FABLAB这个话题是不是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FABLAB？  
  
@Jack 邱林川：我不知道，但是我大致知道这个概念，但是我都忘了为什么叫做FABLAB，就是（00:10:21），打印机有什么，无人机，有各种各样的焊接，就是创客，创客空间是吧？  
  
@岳路平：叫fabrication lab，就是微观装配实验室。  
  
对。  
  
@岳路平：它就是有编织的意思，这个听起来还蛮有文采的，蛮艺术的，我们邱老师，邱老师你怎么对FABLAB不熟呢？我觉得很奇怪。  
  
@Jack 邱林川：我知道一点，但是不是很熟，有David在这边，对，我只是去参观过，现在系我们系里面的正在FABLAB，前几年有一个人做的很不错的话，那个人走了，有点青黄不接，所以说我也在帮他们弄一点什么，但真正的怎么弄我还是外行，真的，我会在网上面下订单，帮我自己3D打印一点东西，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涉及过3D的这些，这些Model什么的，没有做过。  
  
@岳路平：天资不是在玩3D打印吗？  
  
@Tz：对，如果说是在FABLAB里面涉及到3D打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把我自己家的一个小角落里面也弄成了一个个人的小flag，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可以自己打印，自己做一点小实验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的话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类似于是像技术宅，理工男，属于自娱自乐这种东西，但是他离真正意义上的这种FABLAB，就是真正的话是与社区相连接，与本地的一些甚至工作和生活相连接的话还远远成不上，所以我对他真正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的话还蛮感兴趣的，他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做出什么样贡献，这东西它的可持续性，另外的话就说是开脑洞，我更多的是往开脑洞方向考虑，就是说是未来的这种发展趋势趋向是什么样子，他没准以后能不能跟什么神经科学、脑科学，一些设置之类的，都有可能关联在一起，不仅仅单纯的纸质，就是说打印一些小的37页，是不是有这种方向发展什么的，这我还是蛮感兴趣的，我从我的角度来找的话，对这些话题感兴趣，更多的是考虑它未来的发展形势和趋态，和幻想和科技或者和科幻这边结合的话，它能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是我的感兴趣的点对这个事情。   
  
@岳路平：Andy。  
  
@Andy：葡萄牙每一个高中都有3D打印机，在去年的疫情期间，我的朋友在弗兰北部的一个小城叫了麦姆，他当时他就想自己手工做面罩的，塑料面罩，当时我们中国朋友杂货店捐了一些塑料什么的给他，他就当地的高中给他3D打印了面罩，不是塑料，不是前面那个塑料，而是那个框架，3D打印了一些，当时他想发动葡萄牙政府都来打印，但是但这个更复杂，他们没能去做，但是他当时得到的消息，他所有的高中都是有3D打印。   
  
角色1：朱老师呢？朱老师是怎么，你对FABLAB熟悉吗？  
  
@Qian 朱倩：我在我的从公司的课上讲过三个，在美国这边发过来，比如他讲的实际上也是从MIT开始的，MIT实验室，所以国内现在准备用的MIT验证，实际上就是因为FABLAB以前的他的专利就是从MIT开始的，所以一会儿李老师是能解释一下，这是一个在国内的时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行业政策，FABLAB现在美国真的是它发展的工程趋势，刚才天资也讲了一些，大学会有，所以在微信群里面分享一下，包括（00:15:00），现在的理念把它做成一个交叉学科，大学里的单子就是用计算机、科学、网络、网络技术和人文科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但是比如说做课题的例子，它就是一个（00:15：25），但是他所运用的理念启动资金会比较少，还有刚才提到3D打印机的事情，（00:15:38），一会等他来的时候他可能会介绍一下，现在基本上社区上的都会在空位的时候会做一些面罩，还有包括3D面罩，3D的口罩，这种在社区和当时本地它的一些事情，一些社会福利结合在一起，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现在美国它有的FABLAB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垄断的，3D打印的一个垄断的，有一点垄断的趋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岳路平：邱老师要不要关一下麦克风？  
  
@Qian 朱倩：我关麦吗？让我关麦吗？  
  
@岳路平：没有，我说邱老师，朱老师你继续说。  
  
@Qian 朱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美国有一个最大的商业打印的公司叫（00:17:05），他们3D打印机做成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他们现在今年3月份，当第一批的廉价房租房者，甚至是有一些房东慢慢的他们在比如说租房的人没有办法交房租，他们被房东赶出来，变成后（00:17:39），有些房东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00:17:48），他们也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权，在奥斯顿The taxi state奥斯顿郊区，他们就建了一个叫3DMobile home的一个neighborhood，然后以非常廉价的，具体的他的这个房子到底是多少价钱，我现在还没有查到，因为他现在在官方给第一次的这些资料，它不涉及造价和买房的成本，买房的成本建了这么一个和有这样一群无家可归的和手里还有点钱，但是突然就无家可归了，他们可以以一个很廉价的方式入住到3D房这个社区里面去。他是因为他是从外观发展起来的，他现在的理念就是以3D技术建房来解决全世界的，现在解决是美国的，然后解决全世界的购房贫困问题，住房问题，住房贫困问题。  
  
他们这个理念从哪里来？其实在墨西哥的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已经建成了3D房的一个城市，具体我现在还在查，我学生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他们也有在查，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这个城市的名字，据他（00:19:45），之后他们接受了一个采访，在采访里面他们简简单的就带过，我们在那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想把它带到美国来，所以我们就顺着那个线去查，现在还没有查到，所以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查一下，我的学生在课堂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墨西哥第三世界已经走在了第一世界的前面，所以似乎这个代表了一个未来的解决好问题的一个方式，当然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了，所以今天特别想从李大维老师那知道中国的一些发展的趋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在处理对菜里边提到的几个问题，就是对关于MIT认证的问题，还有他是先从城市开始，先从科研中心城市开始的，然后包括青年创客大会，这些其实都是FABLAB的一个延伸，至少我现在我知道的这个情况，他跟我们上次谈的平台合作社不一样，是从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是从城市进到农村去，似乎是这样，尤其是李大维老师提到了一村一带，是不是一个梦想，所以想跟他来聊一下，我就先说这些，我们的了解，我的了解还都是很粗浅的，大家可以了解这些情况。   
  
@Jack 邱林川：朱老师我这边插一句，你讲墨西哥那个我没听说过，但是类似的，比方在密苏里州，密苏里有一个农村里面就已经有人做了，原来好像是一个波兰的，好像是学什么天文还是什么的，这方面的一个人，本来不适合，后来他来做，他在农村里面他做房子，他那个是叫做 Open source ecology，下面的一个叫glob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et，这个人叫做（00:22:26），可能戴维特见过的，他是波兰人，但是在密苏里，他做的那个房子就是用3D打印，再加上反正是当地人协作，他一个房子是比市价的，密苏里本来房价也不高，但是市价，他最后算出来好像是市价的1/7，所以也有在农村开始的，对，你可以查一下。  
  
@Qian 朱倩：太好了，（00:22:58），我再问一下邱老师，他是依托大学科研中心，还是他自己实现了一个DVD的公司呢？  
  
@Jack 邱林川：我印象他好像没有，对，他是从大学拿了一个PHD，好像什么，反正是跟天文什么什么什么有关的，但是他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后来他好像没有直接的大学的支持，好像是一个比较民间的，最开始他发现美国农民买泼垃圾都很贵，拖拉机是可以用3D的技术，用他的方法来做，很便宜的价格来做拖拉机，后来他就做，一个村庄除了拖拉机，可能一个村庄所需要的可能几十种产品、农具，再加上房屋，它全部可以一起来提供这个东西，这个整个就是glob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et，有一帮人住在一起，他就去做这个东西，对。  
  
@岳路平：好。  
  
@Qian 朱倩：太好了，我接着去查一下。  
  
@岳路平：好的，行，我们现在预热了十几分钟，我也假装主持一下，待会我们大维老师会系统给大家讲FABLAB，刚才朱倩老师我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的提纲实际上是受到您的启发，做了很多调整，所以你提的那个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估计大维待会会有很系统的分享，我简单的讲几句，因为我是搞艺术的、搞策展的，我们艺术圈里面很早他就会有一些开放性的这种创作，大家对后现代艺术比较了解，应该比较了解这种玩法，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也有很多后来像激浪派白南准他们这些直接会用机器来做艺术的，当然后来像卡萨文现在会专门做一些录像艺术什么的，包括林子电子艺术节，其实它是把艺术和科技结合的很紧密的，所以我一直都很感兴趣这个方向，我当时感兴趣这个方向基本上是从新媒体艺术的角度，突然之间到了，上一次我跟朱倩老师也分享过了，在过去十几年，突然之间在中国出现了很多来自硅谷的那一些步道大师，比如说凯文凯利，库兹威尔，还有一个写人人时代的那个，待会大维老师肯定会提到的，就是北大的胡勇翻译的那本书叫《人人时代》，叫舍机好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洗脑大师，其实也是club house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好像，克里斯安德森，他写过好几本书，就是其中一本就是《创客新工业革命》，好像他还写过免费和常委，有可能我会搞搞混乱。就等于说过去10年在中国，特别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这些年，不包括库兹韦尔，对，起点大学的校长，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双创运动，我们在提纲里面都列有，是由李克强推动的，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事我认识李大维，因为双创运动开始了之后，但李大维老师我本来在我们艺术圈里面也经常交叉认识，但是当时还不太熟，因为他跟我们很多上海的新媒体艺术家也挺熟的，包括策展人，然后大家都知道，之所以李大维被称为中国第一创客，或者叫创客文化教父，就是因为他在所谓的双创运动开始，很多很多年他就已经在上海做了新车间了，谢明轩也应该知道，明之前不是说专门前几天跑去新车间去了解了一下，所以等于说李大维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创客的时候，他很早就在上海做了新车间，所以他后来一直被认为政府在做双创的时候，因为各地政府和高校都不知道什么叫创客，莫名其妙，所以李大维就会经常被人当成大神一样去供，经常跑去给大家布道，他完全一副汉化版的凯文凯利，汉化版的库兹维尔的形象就出现了。  
  
直到后来我认识李大维之后，我就知道原来这个事不是李克强首创了，因为人家奥巴马早就把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尔格森菲尔德， FABLAB的创始人，请到白宫去做创客嘉年华了，包括奥巴马后来还推动的是叫jobs法案，语义双关，既是创造更多的乔布斯，又是创造更多的创新的工作岗位，包括对众筹的推动，这个大维老师待会来讲，总而言之，我跟大维老师接触以后，我就跟着他一起经历了轰轰烈烈狂飙突进的中国的双创运动，非常高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过去深圳叫设计之都，因为当时房地产，还有文化产业很发达的时候，华侨城非常的发达，包括天资那天也讲到了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但是李克强推动了双创之后，深圳就不叫设计之都了，不叫文化产业之都了，直接就叫创客之都，众生也改到了深圳湾，在深圳湾就举行了，现在都还有了深圳双创周，全国双创周，还有什么，好多术语反正，连库克、什么好像扎克伯格他们都去了。现在那个地方，现在腾讯的新的总部大楼，大家在那里可以看到，有一种中国版的硅谷的这么一种印象。  
  
李大维被深圳方面就从上海就挖过去了，所以他在那里做了开放创新实验室，他还搞了很多事，待会大维老师来介绍，我就不罗嗦了。我觉得这个运动让人非常的兴奋，后来又有了刘延东和美国的前国务卿克里推动了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即使在中美在川普政府时期最紧张的时候，依然能够运行的中美的交流活动，硕果仅存的就是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我也经常被大维抓去各个高校去从我的这种艺术的角度去给大家布道，做导师什么各种的创客嘉年华马拉松，什么大赛，非常非常热闹。但是我觉得最令人关注的是李大维，包括他也一直在推动向世界向英文媒体来介绍中国的硬件版的创新，甚至连线杂志把深圳称之为叫硬件版的硅谷，但是李大维他有一个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观点，他没有让大家去关注来自于原教旨主义的美国的创客运动，特别是（00:31:16）这一个派别，对吧？他更加关注的是深圳作为山寨之都，特别是华强北，所以李大维一直在引导新闻媒体和外界关注华强北的山寨现象，这个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也专门开过房间来讲。  
  
包括我们的群里面还有一个山寨网，吴华业对吧？这个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在这个过程除了关注山寨，李大维关注乡村，他认为这就是朱倩老师刚才提到的，难道真的fabric可以开镇乡村吗？其实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经常被李大维洗脑，我一点不觉得奇怪，因为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有一个项目跟FABLAB，从FABLAB当中延伸出来的fab city，就是微观装配城市，因为当时李大维经常在深圳搞各种全球的创客，齐聚在深圳的这种峰会，工作坊太热闹了，所以我也在深圳的市中心的人民广场那里看过很多的Fat city，包括巴塞罗那的这种非常高大上的，就是一切都是DIY出来的，从能源一直到座椅板凳，一直到电器，非常激动人心，感觉到我们不再受任何中心化的这么一个中介上的剥削，什么东西都可以，Vicky什么东西都可以开源制造。但是在fat city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 fab city它其实不只是city，它也有village，比如说他跟日本结合的时候，他是用FABLAB来做古建改造，古建修复的，古建筑修复的，他跟一个印度农村一结合，他就成为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印度的FABLAB，他跟荷兰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结合起来，他居然成了一家餐厅，我觉得这个太牛了，这个完全就是一种新型艺术家，所以我觉得刚才几个要点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深圳、山寨、华强北，第二个是乡村，Fab city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我觉得今天除了朱倩老师非常期待听到李大维讲的什么是FABLAB，在中国是什么，可能他还会有李大维很多的非常独特的观点。好，我觉得我虽然很啰嗦，但是这一段还是有必要的，所以接下来，包括我们的张林老师，昨天也进了我们的群，还有爽老师本身也有FABLAB的案例，可能明也会有，明本身就是赛博建筑师，他对这个肯定是非常的迷恋，然后天书、Andy，待会我们大维老师分享之后我们再讨论，还有邱老师，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邱老师这个平台合作社居然你对，因为我印象中只要是李大维的朋友对FABLAB都非常的熟悉，是一个标准动作，所以说这个平台合作社和FABLAB的关系是什么对吧？我讲完了，交给大维老师。  
  
@李大维：好的，谢谢，谢谢老师讲那么多好话，我可以开始吐槽了，其实老师讲的开始创客的事情，其实也就在2008 2009年，那时候其实开始创客之前，那时候网上就有很多这些开源的硬件就开始玩，就买3D打印买机器人干什么的，家里堆得乱七八糟，堆到老婆受不了了，所以东西就被赶出去了，赶出去的就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在上海就成立新车间，所以现在成立 （00:35:45），我们那时候成立新车间的时候，是在上海一个叫新单位的共同办公空间，当然也就刚岳老师讲的，他的三个创始人之一，他的三个创始人都跟艺术相关，这是我跟岳老师会有很多共同的朋友的原因。在那边成立之后，后面跟着两个朋友，一个是在（00:36:19），另外一个是在纽约大学上海这边的（00:36:27英文），我们2010年年末，2011年的时候开始在想说这种创客运动，这是所谓国外带来的话语，2008年到2010年我们还是在一个copy to China的围观，那时候好奇的就是说这种所谓创客、创客空间这种很自由的环境，能够给中国这种血汗工厂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启示，能够给被万恶资本家压榨的中国劳工大众能够带来什么样创造的机会？以那个为前提，那我们在2011年开始了一个小的research group，叫headmaster，开始4处去国内国外参观拜访创客空间，也4处看。  
  
大概2011年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是 Chris Anderson two night and make it，创客那一本书，他出来以后很多地方对创客都很有兴趣，刚好凑到国内的第一个创客空间的创始人之一，所以经常被拉着去四处讲。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第一次到深圳去演讲的时候，因为谈到创客、谈到创客空间、谈到FABLAB这些事情，大家一定会谈到开源硬件，因为以前的电子的硬件它是一个闭源的，它是一个需要高额的授权金才能用到的，那开源硬件出现的时候，让很多人可以很快的去把这些电子的东西用起来。开源硬件后面就是所谓这些3D打印要带来的工业革命，在创作空间里面大家都可以用到这些很酷的东西，所以2010年2011年经常被拉去讲创客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一讲创客就一定要谈到开源硬件，再一谈到开源硬件，这种所有的IP分享的硬件的制作方式，到每个地方演讲，所有的听众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都开放的，那你怎么赚钱？只有第一次到深圳演讲的时候没有拿到那个问题，在深圳得到的问题是你这东西有什么兴趣，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做生意的，我们就这样做生意做20年了，这个东西有什么新的，所以自从深圳之后，我们就更深入的去看整个，为什么深圳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深圳会有这样的反应？在国内同样的这种创客FABLAB的精神是怎么体现在产业化里面？收回来一点，现代的创客运动跟FABLAB其实大概也就出现在2000年初吧。  
  
在美国的话一个是东海岸，一个是西海岸，那西海岸就是Make us in卖杂志这一块，就大课题，他们开始发现有人开始去做，有这些新的工具，那有人开始做创客空间，他就出了一本书，到后来就开始办fair，这是西海岸的make的来源。东海岸的话是BLAB，从MIT开始，那但是在MIT开始的时之前，（00:41:32）是在media lab，他发现MIT成立media lab之后，发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MIT的学生嘴巴上可不可以讲论文很会写，但不会动手，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动手，第二个要动手没有机器，所以他就从media lab那边出来，然后成立了所谓的center of billion atoms。CPA成立以后就开始了FABLAB， 然后这个组织就渐渐很快的延伸开来，这个基本上在美国东海岸跟欧洲，那硅谷这块的话基本上是往，其实是往亚洲这边过来，就变成一个大西洋跟太平洋之间的发展。  
  
但是这些运动到了国内的时候，其实我们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时间差的地方，在美国为什么会出现FABLAB？MIT的学生为什么会没有地方做东西？因为其实远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美国刚进去二次大战的时候说，我们可能做不了那么多飞机，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做的非常多，做的10倍他们预测的飞机，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在每个学校都盖了工厂，让他征召大学生去入场，坐飞机入场，做枪，弄枪，到厂里面去做这个这些东西，在二战之后成为美国大学的一部分，但是到70 80年代的时候，美国大学才开始拆这些工厂，这个是拆到将近90年代的时候几乎美国所有学校里面的这些工厂基本上被拆光，到最后只剩下一间又下来，这一间留下来的在斯坦福，斯坦福现在叫（00:44:19英文），如果有机会去斯坦福看的时候去参观的时候记得去参观这里，因为他们还有保留很多二战的时候做东西的机器保留下来。  
  
但是90年代之后，学生基本上很直接的去做，只有写文章，只有做论文，但是很少在做东西，所以FABLAB是在2000年的时候，（00:45:03）在学校问这个问题，弄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那就是在FABLAB开始，开了一个课叫 how to make almost anything，来访客跟FABLAB结合，但是这一块的论点很有趣，就是说FABLAB开始往往欧洲展开的时候，因为欧洲的大学跟美国大学走过同样的路，但是欧洲很多地方它是二战后重新建立的时候，大学里面就没有这个东西了，这个是往这些国家去，那创客运动从西海岸一直到日本、韩国，一直走过来的时候，到国内，我们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其实也是遇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2010年的上海在上海的市中心已经完全的去工厂化了。第二个是我们现在是刚成立的时候是外国人比较多，那造成一个很有趣的传统，到今天的新车间，英文还是主流语言，来一个背景下，现在现在上海成立，那个是可以跟国外接在一起，但是新车间的模式一往外移的时候就很好玩了，你遇到4处的地方人，大量的这种从工厂出来的人，看到这个东西都觉得很好玩，看这些东西都觉得很有趣，但是并不觉得他很稀奇。  
  
所以在时间差上面FABLAB这件事情，清华是有工程实践中心来推动的，我们群里有多少是理工科的，在国内读理工科的，在国内读理工科的大部分人都会记得，大一大二可以拉去工程事业空间做小垂直的事情，那个就是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都还在。很有趣的是2000年开始，就很多人在教育部里面去提到，中国的学校要出去工程实践中心，因为要向发达国家看齐，你看MIT都没有工程实践中心的，美国大学都没有工程实践中心的，所以中国让大学生去做工程实践的事情，也应该去掉，但是那个进展得很慢，拉到2010年创客运动开始火起来的时候，清华的工程实践中心是全国的工程实践中心的头，所以清华那一个分支下来，就在国内把很多地方控制实践中心直接挂牌叫创客空间，保留了很多道理，到现在把很多地方不但把工程实践中心保留下来，而且把我们实践中心变成比较酷的地方。你网上可以查新闻，一夜之间清华盖的全亚洲最大的工程实践，最大的创客空间，因为清华的工程实践中心大概有1万多平米，他们主任就拿了一个清华创客空间的牌子往上面一挂，这个就成为亚洲最大的创客空间。  
  
在学校里面的推广是其实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在产业上的应用，国内的生产太发达了，国内的生产世界工厂太先进的，其实像海外这种就是说我想做个东西，我找不到自己的事情，我也想做个东西，我找不到人做的事情，在国内万事求淘宝，那淘宝找不到，旁边也有，所以那一段在社会上要继续去推广创客空间的情况就存在，所以整体下来其实创客运动后来我们做的更多的是，拿深圳一个都市作为一个所谓创客空间的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个是开源的硬件，第二个是有开放合作的项目，第三个是有一个实体让人家实践，全世界大部分的创客空间跟FABLAB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落地产业化，所以其实他们基本上跟艺术家绑在一起的更多，所以很多的创客空间变成是艺术家入驻，利用创客空间来把东西做出来。当然它有相当的好处，因为艺术家看得更远，艺术家可以做更实验性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就变成好像从创客空间出来的东西很神奇。  
  
但是在国内其实只要有想法，很快的就可以工业化，造成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想法你想得出来，只要这个东西是有商业化的潜力，在淘宝上基本上就可以找到，就能把它做起来，因为国内大量的工厂，国内大量的生产力，所以创客空间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就比较奇怪，当然后面我们就遇到2015年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这件事情，我想大概大家能够看到最明显的启动点就是李克强跑到深圳采火区的启动，从那边我们就被卷入了5年的疯狂，但是没有转回去看创客的本质，这种分类的本质，转回来其实很难去看到创客空间的价值在哪里？2015年在深圳成立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同时我们也是FABLAB深圳，同时也是我们是在中国唯一跟CPA正式签约的一个FABLAB，所，2015年做了深圳FABLAB，2016年我们就主持的当年FABLAB的第12个全球大会，就发现在深圳办FABLAB的大会很好玩，那一次大概有1000多人来，大概七十几个国家，但是FABLAB，传统FABLAB的这种活动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后面的几天有很多各个地方不同的人做不同的workshop，结果发现在深圳办的时候，workshop都没有人在，全部人都在华强北，包括（00:55:28英文），每天都在华强北，每个下午他回来做结论的时候，就是今天你看我又在华强北发现什么了，创客运动代表是一个其实是非常考验一个整个所谓发展的话语跟发展的阶段，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状况，实际上我们遇到的大环境，他到底能不能配得上，那像创客运动分类这种东西，在没有工业化的地方，在失去生产工业能力的时候，它的价值的体现跟在一个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地方，他的表现就是什么？ 所以这么多年来还是在继续的在探讨FABLAB跟创客空间到底在中国能做什么？它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杂七杂八的先啰嗦到这里。  
  
@岳路平：这么简短，那这样的话，或者是待会我们大家给大维老师更针对性的提问，可能会能刺激他的一些信息出来，我先想请明，明在不在？谢明学。  
  
@Ming：我在。  
  
@岳路平：明刚刚好你不是前段时间你还专门跑去新车间吗？你说说你的观察。  
  
@Ming：对，李大维老师，其实我刚刚还正在问新车间现在的负责人，我问他有没有class house的，后来跟大维老师交流交流，因为上次我去新车间的时候，我碰到现在在管理新车间的这些，大维老师都是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只闻其名，很少有人是见到过大维老师，然现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没有见过大维老师。大维老师先提了几点，新车间现在状况确实就跟他之前说的一样，其实里面外国人挺多的，我特别特别惊讶，我上次去的时候特别好玩，是我碰到一个我5年前的一个同事，就我以前是在上海一个国外建筑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那一位同事也是好像是意大利人，工作了5年，现在最近刚辞职，想在离开中国之前在新车间里面做点事情，确实属于是更多是这种爱好者性质的这种参与活动，而且里面确实我很惊讶里面外国人特别多，英文确实是很主要的交流语言，这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另外一点我去跟新车间的现在的负责人，我其实我跟他还之前就认识，之前是我在北京在做小的艺术画廊里面驻留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在那边属于是策展助理，他叫何忧，他本身也是在海外学了艺术回国，他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创客这种东西的，他其实是更喜欢做东西的，而且他不在乎自己做的是不是艺术，所以他也很好玩的时候，我这次回国时发现他到上海来了，来管理新车间。他之前也经常跟我聊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青年的艺术家在上海聚集，有很多也是从海外回来的。确实就新车间在他们之前，在他在管理之前，应该是之前，有几年还是属于主要是创客的这个空间，但是今年他开始管理之后，他确实他本身也是认识很多在艺术这边的朋友，所以他现在也开始在推创客和艺术家的这种合作，艺术家也能利用现代新车间的位置，最近刚搬到一个地方，搬到有一栋楼的楼顶去了，空间还挺大的，然后他也是想着有很多艺术家，现在也是青年艺术家，也是属于找不到一个攻防的，他现在也在推这种，也换艺术家去，其实很多艺术家还不是非常了解，就像这种模式，另外我认识一些别的青年艺术家，他们是属于更熟悉独立的一些画廊和独立的艺术家的画室，租的都是特别特别远的地方。新车间这边其实主要还是以这种创客空间这种方式来运作，对，我观察的一个点，我看我能不能把他拉进来，我看能不能让他上来听听，大维老师能交流一下。   
  
第二件事情是我个人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我还想着发布APP这种活动，在我看来它是有这种潜力，（01:01:17），大都会的这种模式，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里面，这个在国外国内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其实现在也同时也造就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就城市过于集中，污染过于集中，然后包括交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得益于上5g网络，还包括更方便的这些交通，像高铁这些，我个人其实是想推动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城市应该逐渐逐渐的扁平，逐渐逐渐的是往乡村这个方向去走，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有一件事情，关于生产的地方应该放在哪里，在工厂这些地方，如果说像乡村，如果说能出现FABLAB，1个村就能自给自足，同时这就是对物质的需求，每村自己有一个FABLAB可以自给自足，对于虚拟的这方面的知识的共享交流，这些我们全部都可以通过线上完成。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一定程度上就能满足我们在城市中生活的这种需求，这样子就能结合起来使用的话，也许就能实现了，我想这种发展方向逐渐的扁平化的城市，逐渐的走向乡村，我们的生活里面生活可能逐渐回到一个更自然、更接近的一个方向中去，这是我的一个想象，我也不知道目前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是跟大家交流交流，谢谢，我先说到这里。  
  
@岳路平：大维老师有没有什么要反馈？  
  
@李大维：你到时候你现在的负责人的微信给我一下，我三年没去了。  
  
@Ming：好的，上次我也跟他在聊这件事情，完了什么时候能把领导请回去.  
  
@李大维：3年没回去了，另外最主要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跑去深圳以后就发现，就是为什么深圳，因为我们走深圳走了10年，其实蛮有趣的，就10年前我们开始跑深圳的时候，要深圳去了解中国的创新怎么做，现在很难想象，年轻一点的可能连这件事情都忘了，10年前的深圳是一个做苹果手机做到跳楼的血汗工厂，所以在那个地方大部分人在那边不可能有创新的，甚至那时候上海叫魔都，深圳叫债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但是10年之后，深圳从债都变成所谓中国创新之都，变成，艺术家话的原因是因为，特别是在国外，因为在国外不管做什么东西都很贵，而且很多时候做的东西还要发包到国内来，发包到国内，然后再寄回去，所以创客空间变成一个他们可以便宜的去用到机械，用到这些东西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艺术家的群聚效应，可能是哪个地方艺术家多，哪个地方看起来就酷，这个是蛮正常的事情。  
  
但是这个部分在失去了工业化生产能力的地方有道理，在还没有工业化生产的地方也有道理，但是在国内有时候就变得很有趣，因为国内的艺术家，我们那时候，2011年2012年的时候开始去开始在推广创客空间的时候，其实他是跑了很多艺术方面比较有名的学校，去了学校才发现中国的艺术家是不自己动手的，这个学校里面有老师傅要做目标，要做题，要做什么东西通通都有，在那个情况下再去介绍这个东西给学生，等于是增加他们的负担，以前不用自己动手的事情，现在反正要自己动手。这方面你讲的就是乡村扁平化，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想要讨论的情况，其实你看过去的5年跟未来的5年，过去的5年叫做农村扶贫，乡村扶贫，那扶贫做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做五通，把乡村里面的路打通，水打通，电打通，宽带打通，无线打通，我过去一个月基本上都在跑，在赣南赣北的乡村里面跑，我刚回来的地方叫杨雅村，杨雅在赣州那边，从赣州开车开上去，现在还要开一个半小时，不过在5年前的话，进去到杨雅要12个小时，路打通了，站在那边4G的信号比上海好，宽带、电、水什么都有，所以五通的基础通了之后，其实我们再看后面的5年，其实城镇化的驱动力是很大，其实我也在找人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村里面水通、电通、网络通之后，高铁通之后，我们如果以高铁作为一个点，是不是能够，高铁站一小时内的生活圈里面画出来的农村里面，画出来的乡村里面是不是能够成为有效的创意人才艺术家的聚集点？因为去那边住房便宜，空气也好，吃得好，如果要进来都市里面开会的话，也就是一个小时，如果能够在那个情况下，这也是为什么会开始去想要谈FABLAB的原因，如果我们还有这种东西能够去吸引这些设计艺术过去的话，因为相当我们，很多地方破破烂烂的地方，艺术家先到，把这边搞得很酷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水涨船高了，我们有太多艺术家先进去，先像那种初期登陆的生物，把环境搞好之后，后面房地产商进来的故事的，所以你刚刚讲的最后面那个我们可以再更深化讨论，我们现在的乡镇扁平化，乡镇开发已经开始了，那在这底下艺术设计FABLAB创客空间有什么机会？  
  
@Andy：我想分享一个从意大利米兰这边的，我就可以作为一个相互佐证，我是在这边做工业设计，之前在（01:11:26）做过，现在在企业里做。有时候也会坚持在大学里面教工业设计教书，所以我想从几个不同的方面介绍一下，比如说在米兰北部的整个供应链，尤其是它那种传统是比较，还是聚焦在家具、灯具设计，以及时尚这几个方面，以及说供应链或者整个米兰北部的区域，基本上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乡村也好，乡镇也好的这种网络，和米兰这个城市的关系。当时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首先各方面了解到，还有一次带着学生去看，可以回忆到在意大利设计最辉煌的年代，咱们可以说是从上世纪的60~90年代，这个期间实际上他有一个即使首航，不光是一个设计师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当时没有这个词，但是他们叫模型师，其实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当时就带学生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个在一战二战中，它祖传的手艺是一个木匠，但是在这战争结束之后，（01:13:00），整个欧洲从马歇尔计划什么这些也好，他其实都是在一个修复战争的创伤，再一个就是二次工业化，尤其都被炸烂了，很多生产物资生产技术也基本都，它是从轻工业作为一个重振整个经济的一个起点，有一个叫（01:13:31），这个人他最开始是一个木匠，他经过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介绍，刚开始给他们去做一些比如说设计构想一些家具的形式，它给它做一个缩小比例的一个方向，慢慢他会接受到一些企业，所以它就是第三季的，设计师一般来说是住在米兰城里，或者说是很近郊的周围的设计师和整个意大利北部从都灵一直到威尼斯这么一条从西到东欧的这一条线的产业带的这些企业家，中间的一个桥梁，但在那个时候在整个的工业的开发流程里面，还不像现在这么的扁平化，其实还是每一个步骤分的相当清楚的，所以他去做这些模型也好，而且他的那个手法非常有意思，全部是木头雕出来的。  
  
那个时候在比较大的一些企业，比如说传统小Nike，是当时欧洲最大的缝纫机，消费类创业动机以及这种工业类机的生产商，他去开发这种新的产品的时候，也是找他去打药，比如说其实是（01:14:54）里面也包含了你比如说，基本上三个不同的步骤，第一个是模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3D技术，所以说一般设计师、建筑师也好，他会只会勾出一个二维的手稿，最多他会画出一个比例相对准确的三视图，然后把这个图给他之后，他就可以把这个复原成一个三维的东西，这是首先第一个是去模拟，就把它商业化。第二个是展示，在每一次去看稿，设计师去把这东西给企业家去展示的时候，他不光要做筛选图，这种手绘也好，什么办法，那时候还没有，只能辅助，需要用模型，1:1的比例尺的模型，或者说缩小的模型取决于你的设计的也停不到这事儿上。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他还能够帮助验证，因为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他其实不光是消费类的产品，其实它甚至比如说给什么很多工业的，像砂轮厂，很多机床什么，这些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它也不光是个木头，那个时候也正好是整个塑料的工业泡沫发展的年代，其实这个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意大利设计师的设计手法，但如果了解这段话，应该就知道我在说啥。  
  
在这个过程里面撒皮这个人本人，其实他积累了大量的一个是造型的这种经验，他本身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设计师，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方面他和这些企业家和这些工程师的交流的过程中，他自己对这种工程的这些限制也好，或者说不同材料的潜力，他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他其实是变成了一个智力或者是技巧的一个社会化的这么一个人吧中转站，但是他给他自己完全绝不是一个孤立，那个时候在整个意大利北部散布了大量的像他这样的人，像很多那个时候的（01:17:09），就是我不知道，很有名的一个红色的打字机，那个时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苹果之前的苹果吧，在通讯行业是非常占有一个组织性的地位，当然这个企业最后被美国制裁什么，这些事情就不提了。   
  
他从大工业到手工行业，或者说手工业色彩比较重的一些，比如说家具，比如说灯具设计，它都有影响，它作为FABLAB的也好，你说的某个意思也好，这里面不仅仅是去把它实现出来这个事情，其实他也参与了前期的设计，工程化，甚至在量产化的这种模拟中，他也给出了他的意见，我当时去带着去参观的时候，也和他的后人还有说去经营他的这个工厂，现在基本上作为一个展览馆管理者，我们也在聊天就说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比如像（01:18:22）这些企业的开发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很有意思，就是企业家本人，他和设计师约好了在午饭之前来到（01:18:37），他本人是中部的人，他做了一首非常好的意大利的奶酪烩饭，他会把他最好的酒准备好，他会给这些人做，整个团队，你管他叫团队也好，你管这帮，其实一帮朋友 ，大家把这里速度吃完，如果你要点高了，大概到喝酒喝的差不多了，整个大概状态都比较好了，开始把这个图纸拿出来往公房里面一坐，萨皮在那个时候他会随时他会拿起一块木头，然后就开始照着一些去调整去刻，随时去做调整。实际上你可以把设计，或者说设计的实施，设计表达，包括反馈，包括工程化，其实它集成在同一点上，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甚至觉得咱们也可以借鉴这件事情。   
  
就围绕这个一套生态链的，其实这些设计师也好，这些企业家也好，就无缝衔接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和意大利的北部的这种农业的传统，和这种企业的规模我觉得也客观上肯定有一定关系，它毕竟没有产生，除了像福亚特和阿里代替之外，没有产生出像美国这种大工业，或者说像整个深圳的这种庞大的供应链系统的这么一个生态，但是它有的是一个非常，每一个点都非常强的，每一个点都有很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竞争力的一个点状结成一个网状结构。还有就是说设计师在这里扮演的一个角色，因为你企业够大的话，你就可以养得起你团队，你可以养得起。这每一个小的企业，它也是会把这些设计师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治理资源，他首先第一个会让你参加进每一个项目的，不只是开发流程的一部分，甚至从产品策略的制定产品定义，再到后面营销他都会让你参与进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有很多设计师就会变成一些品牌的直接的Founder，比如说像灯具行业里的（01:21:18），这些其实他们创始人有出资有出钱的，但其实你们多多少少也有设计师在里面，尤其是小鹿这块也是在米兰北部的这种，在一个garage里面建立出来的，三个创始人之一的波罗里萨特当中，我们一起带过设计课，他就是相当于作为智力入股，他背后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社会关系也好，它也有相关的这些，包括FABLAB在内的这些一些网络，帮他去实现这些东西，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可能是一个非绝对标准化的这种供应链里面可以起到的一个作用。这个的话我也觉得也看行业，可能比如说像家具、灯具类行业，尤其是你需要做一个产业升级品牌升级的这么一个过程中，我觉得FABLAB其实是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对于非标准化的审美取向的这么一个，可以满足的这么一个功能。其实刚才也侧面的印证到国内其实现在大多数是用艺术家去用，我觉得和这个也有关系，谢谢，基本上就这么多。  
  
@岳路平：好，天书你分享了非常多非常有趣的案例，我刚才给你留言了在群里，你有空可以发几个链接给我们，我们把它补进脑图，就意大利这边的状况。  
  
@Andy：好。  
  
@岳路平：对，现在我们艺术家聊了两个了，我想稍微从艺术跳一点，爱愈，稍等一下，爱愈稍等一会，我想我们稍微从艺术家跳出来，跳脱一点，让陈爽老师在群里面分享过一个他们另外一端的这种案例，在做口罩这个部分什么的，陈爽老师分享完，让爱玉来分享，好，陈爽老师。  
  
@Shuang 陈爽：谢谢岳老师，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是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叫（01:23:58），我们这个地方有个FABLAB，它大概是四五年以前成立了，然后一直办的还挺不错的，而且我刚才听了各位介绍的各种案例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们这边这个更像是那种属于MIT的模型，对，就是传播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其实是community base，他跟大学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不知道那个人的背景，但是他也就是想创业，他就学习了MIT的那种模式，在我们这里办了一个FABLAB，然后他也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空间吧，就创客空间，然后它是向所有人开放，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很农村的地方，本来埃瓦州，就是一个农业州，虽然我们这里叫城，是因为是个大学城，但是非常的小，像我们开车出去10分钟吧就是玉米地那样，周围都是农村，对，就是农业人口是非常多的，他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把周围的一些鼓励创新，提供一个工具，他提供很多工具，然后各种各样的3D打印机，还有包括电脑，都不是说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很fancy的工具他觉得，可能大家是本人家庭是负担不起的，买不起的，都可以到他这里来用，他就是实行会员制，反正各种档次的会员都有，最便宜的就是12岁到15岁的小孩都可以加入，就10块钱一个月，最贵的就是100块一个月，当然有各种等级，他会开各种课，他自己会提供一些培训对于他的会员，但同时他也鼓励就是说周围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去开一门课的，你就可以去开一门课，教大家一门技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些课的话，各方面都有，艺术家有，有艺术家去开课，也有一些搞科技的人，还有包括一些专业的技术，什么3D打印，比如那种（01:26:45）感觉他有一种，他其实就提供一个空间，然后可以整合这个区域的一个创新的群体，他也鼓励你到他那里去搞俱乐部，就搞一个非常专门的俱乐部，在他那里活动，他也给你提供空间。比如像开课的话，他也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学历，他就是非常的开放，他的目标就是，他自己在他的statement里也说了，他的目标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接触到科技，所有人都参与创新，没有任何门槛，不管你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你要开课，也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学历，她也不检查你任何学历，只要你给他们证明你可以，你有这个专业知识可以教这门课就行了，比如说你要教大家一个软件，你要在那里给他们demonstrate，你知道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你就在他们电脑上面给他们秀一下就行了。   
  
所以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费用的话，如果有人去开课，学费多少是由开课的人定，最后收入就是五五分成两边，FABLAB要开课的人，我的感觉就是有种整合，周围的创新的群体以及那些科技资源，包括艺术资源，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们这个模式，他们也还搞很多，就是搞夏令营，比如说对小孩的所谓的科技单品，（01:28:36），很小你就可以去参加，其实我当时发现这个FABLAB也是给我家小孩找夏令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FABLAB，他也去了好几年都挺喜欢的，那就去年疫情的时候没有去，今年他又想去。就觉得是个非常开放、非常包容的地方，而且门槛真的是非常的低。  
  
说到疫情期间，他们就一直在开，尤其是疫情呃来了之后，其实美国的好多business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都关了，而且考虑到病毒传播的原因，像这种小店很多都关了，但是他们就一直还是坚持开放的，但是说有很多措施，其中他们的一个活动在疫情就是号召大家都到他们那里去，用他们的3D打印机，用各种工具反正做面罩，当时美国口罩也非常缺乏，他们就组织所有的会员给大家做面罩，然后捐到医院去。说到这个的话，其实也就是去年疫情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边拥有3D打印机的个人其实还挺多的，就是这样一种科技的普及，好像真还挺普遍，也是去年疫情的时候，当时也是说医院的口罩他们都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很多医护人员就抱怨说口罩的那个绳子勒着耳朵一天就特别疼了，当时这边就有个好像也是十几岁的一个小孩，他就设计了一个3D模型，打印了一个挂口罩的一个塑料片，然后他设计出来，就把那个编码发给所有人，让大家都去做，就做了之后就捐给医院，这样他们至少耳朵会好受一点。当时我才发现这边好多人自己家里有3D打印，包括华人，华人家庭里面反正有好几个都参与了这个活动，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打了好多捐过去，家里就是有一个3D打印，他说也买的是一个便宜点的，也不贵，可能也就一两千美元，反正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模型，我感觉这个，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就是一种农村和城市，还是农村和城市相结合，而且有一个大学城还是带有的高科技在带动，感觉创新的普及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可能就说还是跟各个区域之间还是有差异的，我想要是在东部或者西海岸那边，尤其是靠近硅谷的地方，还有就靠近MIT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各个的科技层次，科技创新的层次可能还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可能还是有地区差异的，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   
  
@岳路平：好，谢谢陈爽老师，我觉得陈爽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因为我感觉FABLAB反正我听大维老师分享过很多，就FABLAB它是物种多样性是非常厉害的，每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待会让小加来分享一下，小加分享完，我们待会请张琳老师，张琳老师会有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先让小加来分享。  
  
@lyu 小加：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可以上来听大家亲自指教和分享一些我的一些观察。  
  
@岳路平：你自我介绍一下，要自我介绍。  
  
@lyu 小加：啊？  
  
@岳路平：自我介绍一下。  
  
@lyu 小加：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岳路平：可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自我介绍几句。  
  
@lyu 小加：好，我其实是一直都是设计和创新行业的记者，这个话题就是（01:33:09），我想我应该是最早的几个记者之一，参与和报道这个项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李大维老师说你们在深圳做的FTP是第一个获得MIT认证的，但是我的印象中因为我可能是2015年我采访过那个同济大学的FABLAB，所以他们号称他们是第一个，所以这个我就想澄清一下，我不是很确定的一个。另外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对于麦克和埃菲利拉姆运动在中国的一些观察和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实际上我对开源这个东西感兴趣，首先是你们前面一直在讲3D打印这个事儿,在设计界的话，是我记得是在2011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设计界最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3D打印，我们在荷兰和米兰，我们当时去购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3D打印的一些手机壳什么，就做一些小礼物赠送给朋友，我们当时就是说我感觉整个设计圈都在讨论3D打印在整个工业设计界有可以有怎样的发展和怎样的应用？  
  
其中（01:34:31）概念，我在设计圈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非常具有，让我自己给我自己冲击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是2014年的米兰设计周，菲利普斯塔克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好像是当时是第一个open source furniture的一个 project，这个它是跟，我想一下，它应该是跟巴西的一个塑料橡胶的一个品牌做的合作，它当时的做法就是它的开源的产品是他自己就是过去生产了很多跟塑料有关的椅子，它就是想要重新架构一个产业链，就是顾客可以通过over source的，那个项目叫Let's making together的概念，那个是在2014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项目，所有的顾客可以通过我这个网站去定制你想要的一款椅子，你可以把你自己的idea，你想要的一个idea，简单的说就是我可能希望我这个椅子可以跟我的宠物猫一起坐，你可以把你的想法通过这个网站发上去，article里面你有一个椅子，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模型，关于这种开源设计可以在工业设计界有一个怎样的应用，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雏形。   
  
在中国2014年底2015年开始的麦克贝尔运动，我参加了2015年的麦克菲尔，麦克菲尔深圳，其实我的印象非常好，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是我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年轻人和各式各样的一些小的创业公司在用各种各样的猎手主要是（01:36:41），那个时候两个企业就是（01:36:45）和英特尔，特别是英特尔在推它的芯片，就是传感器什么的，所以大家都在用这种产品制作各式各样的小产品。2015年是比较旺盛的一年，我记得在2016年2017年都有，还有从深圳一直到后来，杭州也有，还有西安，还有北京上海也有，因为我一开始是很有热情的，我去看了深圳，我也看西安，看一些就不一样的，到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所有的产品如此的雷同，以及为什么所有的产品如此的廉价，但其中一个我不太想说3D打印在这个，3D打印是麦克菲尔深圳里面中国的创客运动力比较大的一个产品类别，其实还有一个类别就是传感器的领域的这种可穿戴设备，极其多的可穿戴设备，价格，因为我是作为一个设计背景的，我当时的疑问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极其为粗糙的产品，这个公司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而且极为雷同，再加上万众创新创业的大口号下面，我个人觉得很多的麦克菲尔或者是（01:38:13），他做了很多事情，都跟创业和这种创新企业就在做事情，其实没什么两样。  
  
我忘了是哪一年，应该是2016或者是2015的时候，我刚好在柏林，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就是刚好我在的那几天就是有（01:38:34），我就打了一个车去了（01:39:36），我去了那个很偏远的一个marketing里面，那个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我发现麦菲尔这个运动在不同的城市，它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和一个精神内核，比如说我感受到的东西是大量的儿童青少年，比较像是十几岁的族群的青少年，而且是以男生为主，他给我的感觉他非常像是，比如说北欧有很多的girls holiday，就是女生们的节日，他给我的感觉比较不是girls holiday的那种感觉，好多都是男孩子和爸爸，还有可能是家里面，很多都是家庭为单位，大家在里面玩一些，可能自己写了一段机器人的一个code，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机器人的手部的动作，还有一个人就是拿了很多葡萄，用葡萄掩盖乐器，就非常典型的这个平台都不要运动会出现的一些活动。  
  
还有也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传感器，小型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小的无人机，什么搭建模型什么，甚至于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利用于教育的这种所谓是什么？就是创客的mode，所以当时我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在柏林的现场，我感受到的是大家更多的是在讨论Maxwell运动带给人在制造，怎么讲，在making的过程里面的就是making for fun和其实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对于塑造一个产品的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一些观点和不同的思考路线，就是说跟MAC去结合，可以制作成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但因为那个MAC不是0的，我后来还去测试了一下MAC的本杂志，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叫（01:40:30）。再加上我后来我又去了一次日本东京的Maxwell活动，东京对我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我其实在东京那个比较快的，时间我待的也不久，但是东京那个又是另外一个现象，因为东京本身繁华的电子产业链，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一个偏艺术和完全是玩乐，就娱乐那个方向走的。当时（01:41:05）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意识到就是说在不同的城市，他的精神内核和他在强调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李大维老师，因为据我的了解，实际上你并没有那么积极的参与Maxwell这种活动，对吧？实际上我说活动本身不是指那些授课什么的，以及我也有去过上海的（01:41:37），我可能去的比较多，是约那个比较早的时候那个很年轻的高中生，那叫什么？（01:41:46）那段时期，我有去跟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一起交流，就他们在玩什么，我想问李大维老师一个问题是在你的观察里面，所谓的麦克菲尔和FABLAB的运动，最打动你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以及你觉得它可以跟中国整个大环境结合的最close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上海的FABLAB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美国化的，因为也确实里面很多都是外国人，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想问李大维老师。  
  
我后面可能想分享一下我观察到的谷歌乡村的建设，就是（01:42:38），后面再说，我首先是我很想请问李大维老师对（01:42:51）最打动你的核心点到底是什么？以及你觉得在中国的整个大环境里面最值得结合的点是什么？  
  
@岳路平：好，谢谢小加，因为你刚才说库哈斯乡村展也是之前我们杨帆老师在群里面分享过，那时候你还没进群，所以待会我们张琳老师也非常关注技术下乡这个问题，但是李大维老师是不是应该反馈几句，再用张林老师讲。  
  
@李大维：整个全世界其实整个FABLAB的运动跟整个（01:43:41），会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会出现，其实是因为中国，因为你去这些实验室里面看到的一个是电路板，一个是在一些所谓数字生产的机器，包括CNC，包括这些生产的机器，你到很多分类去看，他们其实能够成立的原因，很多是因为这些机器被做成白菜价，但他们被做成白菜价的原因是前面的，中国有太大的需求，量大的价格就下来的，量大的供应商就够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玩的前后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些地方原来没有办法（01:44:51）的地方，然后突然一下子被拉到大家可以去用的时候，很多地方的FABLAB就会产生，你会看到几种，一种就是注重在教育的，另外一种注重往艺术走的，成为艺术家的集群，更成为做教育的集群。但是它的同样的现象，在中国就是变成（01:45:18），在中国因为生产的门槛太低，你刚刚之所以讲到说为什么好像在国内的这边看到的都是一些所谓比较粗糙的产品，它的原因是其实你把它做成产品的那个阶段，跟很多地方去做成圆形的那个阶段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在国外做到原型，FABLAB可以做成，在maker space可以做成，但是从做成圆形到去工业化，量产化的那一步，它的门槛非常的高，海外动动不动这边就是要几十万美金，但是在国内的话，你只要有认识的人，其实这个门槛可能就几万块。  
  
我最近看到最有趣的项目是40万的成本，设计一台新的电动车出来，这个就是国内外的差别，你在国内看到的，特别是深圳，它的产业化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太方便了，第二个虽然工业化的成本这么低，先工业化卖看看，卖得出去，继续做，卖不出去就换下一个，而不需要像国外这种就是我做到原型出来，然后我的工业化的投入是70万上百万美金，那个是要考虑很久的，所以这个在观察上其实不是因为国内做的东西比较粗糙，而是因为国内做东西到工业化的时代，其实是工业化的流程实在是太顺了，那造成的就是淘宝上什么东西都有人做，因为很多我们在深圳，深圳其实有好几层的所谓的创客，最上面一层就看到的就是去（01:47:29）的这些人，这些人其实是在深圳产业的边缘，有另外一批人真的是在工厂里面的，心血来潮可以打样一只手机出来的那一些人，那些人其实是不满深圳的产业，那特别是深圳的工业设计，深圳工业设计师其实比创客更创客，因为他们花一半的时间在做设计跟做原型，花另外一半的时间在工厂里面调生产参数，所以那个是第二层，因为有这两层存在，所以一下子从想法到可以卖的东西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这个速度快，所以它也便宜，但是国内缺乏的其实是一个话语的能力跟去吹牛的能力。因为在国外你要做一个产品，要找人投资，几十万上百万美金的时候，PPT当然做得比人家漂亮，整个产品周围的包装一定是要做的更漂亮，在国内是先卖好，卖好再做包装了。  
  
但是在观察上我经常会听到这种观察，国内做的东西怎么这么粗糙，当然粗糙，因为太多人可以做的太多，人有能力进去做了，但是一旦他们量大的时候，其实很精细。去年有一个很有趣的（01:49:20）老师讲的去年深圳的3D打印机到2019年的时候，深圳有好几家3D打印机工厂都快要倒掉了，突然200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深圳出的口罩做很多，体温枪做很多，另外一个是3D打印机卖很多，几乎所有的深圳做3D打印的突然一下子这么活过来的，因为太多老外在家里没事干，每个人都买台3D打印机回家打东西，特别是那一段，3D打印机帮助医护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最近一段时间，所有深圳做3D打印机的工厂单现在都是满的了，所以刚看这个创客运动，看国内外的差别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在国外创客空间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点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后面，它其实是对接到深圳这一边的，不管是它的电子，不管是它的机器，不管是他的这些里面用的东西，有很多就是因为有中国的制造，所以才有可能就是1000块美金买台3D打印机，1000块钱美金买台激光切割机的情况才会发生。在中国看 make的时候，他其实是浮在很大的一个产业冰山的非常小小的一个角，甚至它是一个很点缀性的，在冰山上很点缀性的一块石头，但是在观察上如果是没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很容易偏差掉。  
  
@岳路平：好，张琳老师，请您分享。  
  
@Lin 张琳：好的，感谢老师把我拉进群。  
  
@岳路平：张琳老师您稍微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有些朋友还。  
  
@Lin 张琳：好的。  
  
@岳路平：对。  
  
@Lin 张琳：好，好的，因为我是新来的，我是在做新尔大学做助理教授传播学院，我个人的研究宏观来讲是数字资本主义，但是我现在在写一本书是关于中国2008年之后的，从劳动的角度去看创业创新这块历史，所以刚才岳老师还有大维老师，还有很多各位老师记者朋友们分享的一些历史，我都有一些记录，也受到一些启发。我的这本书里面讲了大概几个故事，我觉得可能跟我们今天刚刚谈到的有相关的是一个是清华的这样的一个中关村，包括清华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历史，再一个是我还在一个淘宝村，是山东淘宝村做过大概接近一年的深入调研，我手里有，然后我自己下面再去发展去做做一些东西，我看到这个FABLAB，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些结合的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刚才我觉得比较受启发的一点就是大维老师，包括其他几位老师也提到的一个就是中国和 Maker culture也好，或者说这些年来大概很多是2008年之后，整个全球的这种产业转型也好，大家一起在探索一种相对的另类的或者说一种alternative的这种选择也好，它的一个时空的空间的一个错位。因为在中国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它已经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它自己的脉络，我这个书里面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脉络说我们是把中国的这套很久的国际卖不出来，像大维老师刚才说他maker套上很多东西，可能是他那个上面的一个装饰的一个点，或者是一个石头，但它有很强的激发能力能够促进这个产业升级，向一个新的方向去走，他可能会变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东西。我想分享的一个是刚才听清华的他的I center，就是它那个 industry center，实际上他搞了很久了，他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就变成了maker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我在那边也采访了很多，做了一些调研。  
  
我其实是卖出了一个长久的清华的那边的一个，怎么说？叫做science and technology，就是s and t发展这样的历史从社会主义其实是看起的。又联想到我记录了一段历史，包括这个也很多是二手资料，包括跟大家推荐（01:54:48）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他做了一个清华的文革时期的（01:54:53），社会主义时期的（01:54:55），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包括其他的一些资料里面讲了清华的校办工厂里的历史，校办工厂历史实际上它很多是当时包括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他为了做三结合，包括一些工程大学生跟，怎么说，这种劳动要消除三大差别的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的尝试，他这个校办工厂实际上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我的书里面trace的这一条的一个线索，就是说他后来怎么样需要办工厂，你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大家定之前是这中间爆发出来了，当时有很多比如说老师和学生，包括工人之间他们之间的界限是消除了的，样一个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这种卑贱上面做出来的，当然这段时间在我们后面的话语中是（01:56:10），清华后来他70年代80年代初，70年代末开始又做了校企的这种改革，走上了一条，实际上是从硅谷渐渐美国的这种，当然还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国家引导的这种BC方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一个过程。  
  
我关注的incubator它在2013 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早期，它就是和李大维老师讲的他们那个是有一个 make over，就换了一个名字，就变成了一个创业空间、创业咖啡，因为那段时间在中关村也是我关注另外一个，创业咖啡，那个时候他们很火，所以大家都开始有咖啡的这个概念，包括新车间也是在场域里面的，可能南北不同的一些尝试，我主要是关注北京场域尝试，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它有一个时空的错位，实际上我们看到西方的回归工业也好，打破这种大众和精英也好，下面的一些概念里面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脉络里面已经有了，后来打到我们中国来，好像又是一个舶来品，他又怎样去跟原来的脉络之间去有一个这样的结合，他有一些friction，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都还在摸索fashion阶段，因为我没有去真正去做实践，我也很感兴趣，下面的尝试会在，特别是业界的朋友，我也希望去继续去观察去参与，去看下面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向的走向。这个是清华这个事情跟刚才大家讲的有一些我的一些触动。  
  
还有就是淘宝村，我关注这个村子还蛮特殊的，因为他是一个手工业村，他们是在山东黄河平原这一带，这个村子它历史大概有上千年了，因为在这个馆中就我看了一些历史资料，在他们当地的博物馆都有记载，就是说在这个村子的手工，这一片，这片地区的手工业历史，齐国区域的手工业历史，他也有一个演变的历史，就是我在里面，脉络里面也写，把它写了出来，就是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是，包括在晚清民国时期，它就有一个出口的，后来社会主义时期他怎么样做成了地方的出口的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的一个变迁，首先是线下外贸这种行业了，后来怎么样在大概在2008年左右，他们变成了一个淘宝村，到2012年2013年阿里去认证他们变成一个淘宝村这样的历史。  
  
我当时因为是在村子里面做了很久，我是住在一个正好是开传统宠物院作坊的一家人里面，在他们家里面住了很久，真正观察到了实际上就是对当地手工业的一个冲击，因为他们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做编织了，年轻的女孩子，因为手工是一个很苦的行业，比如说他们很多做手工大娘都有职业病，而且收入实际上还是不算高的，虽然这几年因为人少了，所以这个有更好的回报，但是整体来说比外面的你综合考虑起来，包括它这个劳动强度来说还是很差的，所以它现在有一个巅峰断代的问题。我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如果借助FABLAB这种模式，会不会对他们当地手工业的复兴，包括淘宝产业的延续会有一个帮助。因为他们现在做的工作是成本太高了，所以他们开始降低手工编织的成本，更多是做一些更工业化设计的东西，他们当地的一些创业者很多都是农村的村民，或者说地方县城或者说城市相对边缘这业主下创业的群体尝试，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中国自己本有脉络，乡村的脉络，他很有可能怎样去跟我们FABLAB和maker culture的结合。  
  
最后说一点，我最近一直在关注的也是因为乡村的case，让我去看，而且最近的很多政策，包括乡村振兴什么让看资本技术下乡对农村的冲击影响，昨天我还跟陈芳（音）老师在微信上聊，看温庆军（音）老师新书是关于新兴七国的比较，因为温老师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他是做三农问题的，他说到一个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手段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其实我是听过温庆军老师讲过很多，但我不知道在实践中是怎样，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对这个关注，因为有很多尝试，我也看过很多关于农村的资本下乡、合作社的一些调研，整体来说，包括我对电商村的观察，我是觉得当资本和技术下到乡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会导致经营糊锅，因为乡村是松散的，我们中国的问题，它下乡的资本，不管是国家下乡也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下乡还是资本技术、创业者去下乡，他都要去降低成本，他可能会跟经营结合，形成一个群体，现在研究者的结论是说他可能会很多程度的时候是导致了农村外部的分化。  
  
当然现在乡村很多地方也不为乡村，它已经现在是更加城镇化了，我们现在做的特别南方的一些城市，还有一些乡村，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们在新的尝试里面，对有可能导致这种经，包括温庆军老师说的房地产就进入了，地价就变高了，这样之前研究的一些画家村什么这些也有很多案例了，我们的这种如果说是真的去做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找一种另类的实践方式来规避这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尝试，包括特别是跟现在温老师说新型集体经济，他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初步一个尝试是怎么样农民变成股东，更多的是在农民内部通过集体的组织能够去有利于更多的人，包括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编工，他们这种，而不是说导致农村内部更加的分层，我就先说这三点吧，期待更多去交流。  
  
@岳路平：好的，好谢张琳老师，张琳老师你刚才说了很多点，其中有一点就是淘宝村，我刚才在群里给你发了一个链接，是我们在2017年做的在北京798游轮式艺术中心做的互联网思想者大会，其实就是当时的阿里巴巴副总裁，但现在退休了，叫梁春晓，他就是主力在推动淘宝村这个事的，梁春晓老师就介绍了李大维老师去过非常多的淘宝村，探讨这个FABLAB和淘宝村结合的模式，我觉得接下来你可以跟大维老师在群里，大维老师可能也会给你一些反馈，大维老师你来回复一下。  
  
@李大维：因为淘宝村它是同城淘宝村，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手工业的淘宝村我有听过，但我们没有去看过，我主要跑的是沙棘，沙棘刚好是一个，也是他们第一个发现的所谓第一个发现的淘宝村，那边其实可以看到纯工业化，他是做这种像那样子家具的地方，他那边是没有任何手工基础的，所以他那边上的一些新的机器这些东西的负担其实不是很大，他就直接上CNC，就直接上这个，那时候去谈的时候，其实要谈的是把一些艺术家跟设计师带进去，不过后来他们，我们虽然没有带成，但是他们村里面也自己做了，所以他们现在有跟很多的设计公司合作，把设计带到村里面，他们把设计带到村里面的时候，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因为村里面知道有一家的设计出来以后，只要在淘宝上卖的好，大家都知道卖的好，大家就会仿着做，所以他们反过来村里面做的商业协会出钱买设计，买了之后其实每一家都可以做，这个就是很多在工业化的路上，其实在国内去看淘宝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情况，看到不同的当然我们如果他们这种手工村，当他开始导入工业化的时候，他还是手工村，他手工村的特质要怎么保存下来，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艺术家进来做一些结合。在各个地方我们看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我们看到的要么就是艺术家具体的创造空间，要么就是以教育驱动的创客空间，但是同样的条件放到中国，我们就出现淘宝村，我们出现村起来的，去年有个淘宝村峰会我没赶上，有几个朋友也在一起做淘宝村的东西，之前看过，我觉得这方面蛮有趣的，我这方面其实是一个工业，淘宝村是一个工业科技下乡的例子，当电商走到农村，跟农村的生产、跟农村的工业化怎么结合，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后面吴老师讲的事情所谓资本下乡，其实资本下乡现在第一波已经走完，拿个几千万、几个亿进去重新搞一个农村变特色小镇的事情，现在对新的科技下乡的探索跟思考，其实他已经开始在改变了，现在新的就是真正以农村为核心，真正愿意回农村的人为核心，再去重新考虑什么科技可以带进来，什么东西可以带进来，以保存农村的生活方式为主，在那个基础上去增加农村的收入，而不是像之前资本下乡去，资本其实在过去的5年里面，大概也被政府拐去乡村里面几百亿进去，所以新一代的探讨其实蛮有趣的，所谓这种农村合作社如何去资本化，农村合作社的资本化不会是上市上柜，不会是重复华西村，它的那个方式长得什么样，现在其实我们刚好在重新探讨，在过去的特色小镇失败之后，再有一次新的重新探讨。  
  
其实我们也有看过好几个做特色小镇的，我们跟岳老师去上面的，他们就是这种属于资本入乡村的事情，但是那个资本进去其实都好辛苦，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跟张老师继续讨论这些事。  
  
@Lin 张琳：张老师打开了很多题，我们搞不好还要再开房间来讨论，玉川（音）老师在吗？我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张琳老师提到淘宝村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梁春晓他是原来阿里巴巴的副总裁，他在推动这个事，他可能现在不在台大了，他有一个城乡所，当时我们还专门跑去邱老师可能了解情况。  
  
@Jack 邱林川：在南京大学。  
  
@Lin 张琳：对，因为当时我们还专门去阳明山跟夏竹久（音）老师开了一些论坛，包括新加坡当时也探讨很多的问题，所以看看玉川老师这边你有什么要分享？  
  
@Yuchuan Jane：我其实是不太了解你讲的夏竹久跟你们的一些团结，但是因为刚刚一直在谈那个嘛，我分享一下台湾我看到的状况还有经验，我先从名称上的差异性，因为台湾把makers翻译成为自造者，自己创造东西的人，他是翻成自造者，不是返程成创客，所以这个名词从一开始在台湾的发展，其实它不是在朝向创新科技产业，有所谓的新发明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的方向来发展。他其实一开始就比较偏向是Mit系统，那样的概念在发展。所以其实它的主要推动单位是在教育部，它是有教育部它从国中小到大学，你如果愿意要在学校里面成立，比如说老师要去带创客，你造成一个maker space，他可以去跟教育部去申请相关的设备，但是其实在教育部推动之前，其实很多对于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自己做这样的maker space的空间，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一些艺术家在看到趣事，其实就觉得maker space大概，他们其实一开始申请到的经费大概就是我们买所谓的maker三宝，三个机器，maker space要这三个机器，它就可以成为maker space，其实所做的一些project有些看起来都蛮无聊的，但是都还是在做一些东西这样。  
  
但是后来其实我还想，其实在真的maker这个概念进入台湾之前，其实台湾在应该2008、2009的时候，台湾其实就已经有几个朋友他们成立的组织叫做open lab。他直接用英文就是open，实验室lap，简称叫ot，这个单位其实他们是属于个人，他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他们就决定不申请立案、不申请公司、不申请组织的任何名誉，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一个community，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两位艺术家，他们从英国回来，带回来英国那时候的open source，还有frost的概念，所以他们就跟台湾的几个朋友合作，在名义上弄了一个所谓的open lab community，他们其实开始会举办一些小型的工作坊，其实这个工作坊也都是非盈利的，他们把时间公告出来，有朋友大家一起写code，后来当然就开始玩，他们慢慢的就解救，后来有脸书之后就开始在脸书上有他们的粉丝页，目前其实是有一个叫郑红旗的朋友。  
  
他主要在经营这样的一种open产品的经营，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们没有拿到任何政府的补助，原先是三个人，两个从英国回来的朋友，其中一个去世了，一个后来回英国，所以后来就变成剩下的这位郑红旗，他自己很努力在成长的一个空间。他在这十几年之间其实等于是台湾最早的，我们其实都在台湾的maker space业界，其实这个领域里面视他为台湾最早的maker space，因为它其实虽然刚开始没有用什么契机，但是他一开始其实就一直保持着maker space的精神，他们定期的聚会，甚至他会去提出一些好玩的project，比如大家一起来拆旧的玩具，再把玩具重新的打散，组构出一些新的好玩东西。  
  
或者是说他们那时候在3d打印机刚刚进入台湾的时候，他们用3d打印机去印3d打印机的零件，自己去组3d打印机，这个过程其实就带领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他们在固定的聚会，他们在每个礼拜三会固定的聚会，甚至有小学生，大概从小学四年级五年级，跟他的爸爸一起到了open lab，开始学习，开始做，慢慢的他们其实现在固定有一群人会在固定的时间到他们的空间里面去玩一些有趣的东西。那当然空间的部分因为是自己支撑，所以他们后来申请到台北有一个叫国际艺术村的空间，他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租金，在台北是非常偏的地方，帮他们非常非常多的设备，为了要支撑的空间，其实它其实采用的是继续使用空间设备的时候，它放一个存钱桶，在旁边自己把钱丢进去这样子，所以它比较是用木质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空间，但是大概这样撑了十几年了，虽然还是很辛苦的。  
  
但是慢慢的其实很多人，这10年之间也有很多人会找他们去办一些工作坊，给他们钱，邀请他们去办一些工作坊，很多的学校里面去讲课，甚至很多的国外艺术家来台湾做创作活动的时候，也会去找这个单位来帮忙，他们其实常常是在有一个去艺术家有个需求，在脸书上发个讯息，就会有人，真的可以这样做，提供一些大家问题里面所需要的一些设备，所以我觉得所谓的maker space，他在台湾的精神上其实还是在这个大家共同在想创意的一个基地，慢慢就培养出非常多的人，台湾这几年其实都有所谓的很多的组织因素，有些其实也是慢慢收掉了，有些其实就转向非营利的在运作。有一些他们其实会共同发表一些发掘，比如说他们会去研究，比如说植物他们的讯息，去收集植物的讯息，成为电影去发光的一些有趣跟环保具体相关的project，这样子，我现在想到这里。  
  
@岳路平：谢谢玉川老师，刚才您提到台湾和中国大陆翻译的不同非常有趣，创客和自造者，我发音有点绕，自己造东西的人自造者，其实在大陆偶尔有一些论坛也会这么翻译，但是非常少，他可能就作为提示大家不要忘记创客自造者他其实是一种创造力的一种，有点像艺术家气质的，传说中的三个目的，Maker for fun，for education，for business。但是他要for fun，好玩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李时七，你先把麦克风稍关一下，待会你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先绕回到朱倩老师，因为朱倩老师一开始提了好多的问题，包括邱林川老师，我们已经说了一圈了，朱倩老师你一开始设定的问题，你觉得有一些线索了吗？  
  
@Qian 朱倩：李老师，没转过来，转一圈转回我，我觉得每次的我们的信息量特别大，能听见吗？信息量比较大，而且刚才张琳老师提到和历史的关系，因为我也是做历史的，我也是在想现在我脑子里一直在转的是FABLAB和平台合作社之间有没有横向的联系？如果是有，这个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既解决了刚才张琳老师在刚才说的山东的手工业村，他们的困境可以走出一个困境，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本身在近代的合作社出现，它本身就是原来的手工业者在受到工业革命冲击、大机器时代的冲击之下，他们自发的形成了一个横向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现在这个趋势给我一个提醒，是不是可以把数字时代的技术经济组织和手工合作社的经济组织形式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一村一带，现在这个点就进入到这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李老师，还有张琳老师，还有李老师，包括邱老师，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岳路平：你这个问题首先就得问邱老师了，邱林川老师FABLAB跟平台合作社有什么交集？  
  
@Jack 邱林川：我觉得第一个理念上面肯定是有很多交集的，但是在实践上面，我参与的平台合作社这么多年的真还没有，我们平台合作社里讲的平台现在还只限于软件，包括它的经济运行模式，但他回到技术的层面，他只是讲方法，历次我们在香港做的合作中，也是黄成全老师主办，我是企业办，以前在上海做的2016年的合作中，以及我知道海外的其它地方平台合作运动里面在合作中的时候，还没有把硬件的这部分考虑进去，虽然我前两年有想过推进一个硬件的事，但是我为平台合作推进一个硬件智能手机的项目，但是后来也告一段落，现在没有什么进展，但那个项目也不是FABLAB项目。可能在初期可以有一点点FABLAB，如果对比有兴趣你可以讲，但是我们总体来说在实践的层面上面平台合作和FABLAB，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平行线，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在理念上面是有交集的，这个交集我们会讲到叫做全球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最开始也是由环保城市发展运动里面提出来的词，1990年代就有了，到了2000年大家当时遗忘，但是最近这些年因为FABLAB是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他的一个口号，跟FABLAB有很多的关系，叫做what is light is global？What is heavy is local？我们编码的东西全部在全球的范围内，以比特的东西在全球范围内来进行分享，而在这个重的东西，重的东西就需要打印的东西了，这个是在本地的，这个概念我们如果说看最近这些年提这个比较多的是ptp基金会里面，特别是米歇尔巴文斯他一系列的著作，大家去查，Bauwens，他就会把FABLAB会把这个平台合作社、把这个区块链都作为现在的世界本地主义的几个发展的不同的方向，他们在理念上面，比方说我们上次谈平台合作社的时候有类似的理念，比方说芬兰有个公司叫做share tribe，他就帮大家来编写你的平台，上次大维兄有讲到getup里面的东西很多，但是真正的你能够拿来能够用的，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外卖平台，并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时候芬兰的这个公司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它可以说是帮助你来做你的在地locales本地化的平台，但是这个平台还是限于软件，是个软件公司，但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米歇尔巴沃斯讲的全球地方主义在理念上面是很近似的，但是我想还要强调在实践上面是分得很远的。在实践上我今天听大家，我以前其实去过很多的FABLAB，我们不止一个，我们细心的建一个新的，以后可能跟大家参考、学习，我听了刚才大维兄还有其他大家的介绍，包括梁春晓老师，我跟他也开过不少次会，我的感觉可能我们可以把至少在中国吧，甚至全世界，它可能FABLAB的发展，可能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外来的，比方我去深圳那个hacks，好像我听到刚才在上海的朋友说去上海的，现在的新车间的感觉一样的，里面白人比亚洲人多，听不到中文都是英语，说老实话，他们不是特别的接地气，他们是在我们说城市包围农村还是农村包围城市，他们是在城市的中间，某种程度上是一块飞地，我感觉不知道正不正确，他们和全球的接触比和华强北以外的这些中国的接触其实是并没有太多的，他们可能跟华强北楼下有接触，但是离开了华强北之外，离开了福田区、南山区他们并不是很扎地气的，我的一种感觉，他是为全球服务的，帮他们来做模型，帮他们来做prototype，做这种东西。和本地的社区，更不要说刚才几位讲到的历史脉络的联系，这是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国家驱动，国家烧钱，各地都在里面要过去没挂牌的，现在挂个牌，说是我有一个FABLAB，可以拿点政策的钱，但是这个政策一旦没有再推了，国内的政策都是一波一波的，过了这一波就可能就没人再去管它了，它也是不接地气的，我的理解大家在讲这个一村一个FABLAB，我们不是为了外来的力量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因为当权者要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迎合他们，而是因为当地有真正的需求，这一点上也是FABLAB和平台合作社在价值观上特别类似的，平台合作社是为了解决使用价值，提供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我们在村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具体的使用价值？现在也不一定是农村了，城市里面也可以了，城中村也一样，是不是真正的需要FABLAB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能如果集中到村一级，地方特别有历史脉络的这种在地的实际的需求，可能应该和前面两种，一个是外来的，一个是政策推动的FABLAB进行一定的区隔。  
  
我想问两个问题了，也听到刚才大家很多的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也不了解，但是也受到启发。一个是听刚才意大利的同志分享的，是用木头来刻的，我正好前一年也了解过一点点，比方说艺术圈子他们有人在做延安木刻，以前的铜版雕刻，铜版画，后来延安的时候，他们为了让农民都能够来参与到艺术宣传品的制作，把铜版变成了木刻，鲁迅文学院里面好像是推这个是吧？满语，当时在西安的时候做的一个项目，我想提的可不可以把FABLAB变成我们的延安木刻，木头就是各个村子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木头，但是他们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都能够用在地的，我这里讲的延安木刻是打引号的，让一些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是科技的使用的能力其实不是很高的，最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是大部分做当年做延安木刻是不识字的。  
  
但是他们用木刻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可能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间希望表达但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FABLAB可不可以借用当年延安木刻的模式。第二个是上次大维兄讲到open source the software过去20年走了弯路，现在和open source的这些软件，很多都是实际上不能用的，很多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现在的open heart也走了弯路了，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好像是有大量的大公司在后面推，大家做出来的一些东西好玩，艺术性的更多，但是真正的解决日常生活中建这种需求的项目，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讲到任何的开源，不管是开源硬件还是开源软件，它有存在的，它没有一个防御性的机制，当大的资本、大的国家要来重新的给它定义，重新占有的时候，它是开放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来进行防御，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两个问题，谢谢。  
  
@岳路平：大维老师。  
  
@李大维：我稍微补充一下，刚才群里面刚刚所谓村合作社跟硬件的关系，所以我刚从这一个赣州养老村调研回来，它是一个从赣州开一个半小时的车进去的村，大概300多户，村里面有几百年的养中华古蜂经验，所以每家每户几十个到几百个蜂箱，就养在山上，不像是工业化的样子，他们直接就是山上，这些蜂直接到山上采野生的花蜜，我们传统的工业化问题就是资本家可以投资工厂，有工厂的，有所谓生产机器的，他们就跑去跟农民这边收蜜，透过加工，把这东西变成卖给我们城市人。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中间的这种工业家跟资本家他是扮演一个剥削的角色，但是我们在亚马逊看到的这也是中国的生产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村子由政府出来，等于投资几十万，买了一整套的蜂蜜工业处理装瓶的机器，给了村里面的合作社来拥有这台机器，这个其实就把我们传统的方式就颠倒了，你现在就想象在赣南深山的一个村里面，他们可以透过自然去养蜂，蜂养完之后，他们开电商、开抖音，直接销售蜂蜜，而这个蜂蜜的整个工业化的生产工具，其实是属于村集体经济的。  
  
在这种组合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未来当一个FABLAB进去的时候，他可能可以代表的是一个更有弹性的工业化生产。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让想去FABLAB做东西的人去跟农民说你应该做什么，而是由农民去提出来，村民去提出来，我们村的需求是什么，由FABLAB去实践之后，去成为一个商品，这样子的循环跟结构。其实我们在这可以看得到，在这边养老村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原型，因为政府的介入，所以他可以去把工业化的机器当做未来乡村的基础建设做。  
  
@岳路平：刚才邱老师是不是还问了Tianshu（音）一个问题？意大利，能听到吗？  
  
@李大维：之前在群里面也分享过一个法国在农村的合作社，他在农村的合作社，就是他的生源其实都是农民，那这个合作社，这群农民结合起来配备了几个设计师，专门帮他们做他们需要的有机农业机器，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一个这种，我们传统对乡村农村生产的所谓资本剥削的事情，他透过科技、透过生产工具的白菜价化之后政府手伸进去，把它变成基础建设的手段，这样农民这边生产到销售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闭环，那闭环之后这个话语权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分享在群里面，所以刚刚讲的有关FABLAB合作社、乡村，它三者之间有可能的关系。  
  
@岳路平：刚才邱老师是不是还问了意大利Tianshu这边的一个问题？Tianshu还在吗？  
  
@Tianshu：我在，能帮我重复一下吗？  
  
@岳路平：邱老师，我也提炼不了。  
  
@Jack 邱林川：我不知道Tianshu了不了解延安木刻的项目，原来满语做的，以前的西安美术馆的副馆长，现在好像去了广州了，你知道那个项目吗？  
  
@Tianshu：不是特别了解。  
  
@Jack 邱林川：反正他是做的，他当时在西安，因为延安在陕北嘛，所以他就把当年的怎么样由一个进口铂来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叫铜版画。铜版画最开始是苏联把它变成一种无产阶级美学斗争的工具，介绍到了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但是他们后来发现你要在农村推广，让农民做，在鲁迅文艺学院，鲁艺他们要推广农民，农民不识字，他们怎么样去让农民表达，比方说要有涂改，当时他们的政治运动，有各种各样的让农民来参与，包括地方选举，当时中共非常的民主，要求地方，延安里面的地方的村官或者是县里面的干部的选举，共产党不能够超过30%，70%是党外人士，这个时候这个他们农民要来表达，他们想把农民会雕东西，但是他们没有铜，但是最便宜的就是什么？到处都有木头。  
  
所以我是说的你刚才讲的设计师是叫做沙琪（音），他拿着木头帮别人雕Prototype，对吧？让我联想到了延安木刻的项目，我想说有没有可能FABLAB不再是那种进口的3d打印机，或者3d打印机的材料，刚才台湾的朋友讲到的，3d打印机可以自己打印自己，但是它用的是当地的产量，木刻当时我用了一个比喻了。  
  
@Tianshu：我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而且我其实想在谢谢刚才给的，我想在这个之上我觉得其实咱们可以拓宽一个脑洞，首先分析一下这个结构本身到底核心到底在哪，再一个去做一个拓宽。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总体来说FABLAB的机会在生产工具的技术条件均一化或者说普及化的基础上，结合生产资料或者生产原材料的本地化，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和手工业的结合绝对是浑然天成的，一个是原材料，我觉得其实把很多本乡本土文化的手工业的事实半成品，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木雕的雕刻，它有没有可能通过设计的方式，它和3d打印或者说其他的工业方式，但不限于只是塑料，实际上也有更专业一点的这种，下一步工业母机其实在接触过或者CNC的这个基础上，它是可以同一个机器一起画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机床就这么做出来的，或者说一些比较难做的，像波音的发动机或者的发动机，它那个叶片实际上也是新方法做出来的。如果这个技术或者说这种原材料超出了普通塑料之外，进一步普及。  
  
在使用本地化特殊的原材料，或者说手工艺的办成，咱们也可以把它认为一个材料，可以做到非常的本地化，最终的输出，你比如说像食品工业，或者像fashion可穿戴什么这些东西，它都会有很多可以延伸的，尤其是食品。我就想起那个之前在还是讲这个，其实本地食品工业有一个咱们说老百姓比较接受的吧，或者说入门级的，因为手工的香港意大利面什么是没有上限的，而且市场压力本土就有比较农业的事情，我说比较工业化的这一个品牌，它是做面子的，它其实几年前或者说现在其实有给一些意大利本国或者欧洲本国比较好的一些餐馆，他会提供一个3d打印机，但是他是去打印意大利面，你可以把面糊按照它成分比例，你甚至可以做一定的优化，可以做定制化，通过它这个机器你可以打出不同形状的面，你不同的其实，因为大家知道面，尤其是意大利面的机理体积，首先各种形状它是非常多元化的，再一个它成分多元化。  
  
还有一个不光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它会改变你的口感，因为它面的Texture，它不同的形状可以带不同的酱料，不同的浇头咱们就说，不同形状其实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很多花样的，所以这个是对于本地食品行业非常好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可能不太应该把它仅仅限定在一个轻工业，而是去开一个脑洞，比如说原材料延伸的可能性上，像食品工业像农业，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结合本地优势、本地特色的，比如他和本地的火腿，本地的奶酪，本地的茶叶，甚至本地的水，这本地的鸡蛋，我不知道，做出这种食物来，进入一个更大的经济循环，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个你刚才提到的concept进一步的一个延伸。  
  
@岳路平：邱老师这个脑洞挺酷的，陈老师，你知不知道北京798之前有一个叫长征计划，他们不断的在全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展当中去展出陕北的延川剪纸大普查，过去一般在当代艺术的展会当中，不太出现共产主义的作品，或者是所谓的带引号的民间作品，有点像你说的木刻，剪纸在陕西也有非常多的村，这个叫长征计划，他这个是出其不意的，把一个村子，一个县几十个村子的剪纸全部弄到了那些各种双联展上面，你说的3d木刻让我想到了这么一个情景，它真正的跟，那些村子做剪纸已经几十年了，可能从南泥湾开始就有，接下来我们还有没有分享？李时七（音）在吗？  
  
@Sage 李时七：在的。  
  
@岳路平：对，来。  
  
@Sage 李时七：我对这个FABLAB和淘宝村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从我所看到的一些艺术村或者是淘宝村，或者是听刚才大家分享的一些，我的主要感受是他目前这种尤其是中国主要还是工业化、资本化的思路下在进行的，很难说是真正的乡村振兴，我认识当中的乡村振兴实际上应该出于一种整体哲学的生态文明的和谐的真心，而不是说继续copy资本主义，只是换了一个场所去进行，很抱歉，我其实平时很少讲话，所以说话这种形式我会有点紧张，我觉得我们不光是FABLAB的淘宝村在走一种形式化，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有一点比较形式，忽视内容，忽视结构，比较重视短期的表面现象，不重视长期的，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和术之间的区别吧，我们比较重视术，比较忽视道，实际上道如果做的好，你长期的机构、结构、平台搭的好，术的形成它是不断的调整，自然而然的。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好的道去片面的急功近利的追求术，他很容易走偏，就会失败。刚才大家也有提到过，说法国欧洲的一些公社结构，德国、法国都有做的比较成功的，存在了几十年，最好的是应该是伊斯特列的，他其实就是公社的意思，它的工业产值是占全国的9%，农业是占40%，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为什么这么成功？我觉得还是因为刚才说的他把这个架构平台、术、理论做好做得好，所以它在这其中不断的去自然生长循环，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是一个真正的个体结合形成的这么的一个有机的大生命体，它也会出错，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它会不断的调整，不断的生长。不好意思。  
  
@Tianshu：我想说一下李老师，我觉得李老师说得很有意思，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现在人类的需求有一个极限，我们每个人只有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比方说我consume在电脑上，我consume在一些东西上，我们下一代可能就不需要我们现在这一代这么多物质上的各种各样需求之类的，下一代反而我觉得，现在其实欧洲、日本他都已经进入了低欲望社会，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当人的基本生活，当你的住房、教育、医疗，餐饮是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之后，你的欲望，多巴胺分泌，你的恐惧心理，当你的恐惧心理降低之后，具体是不是多巴胺我也不知道，当你的恐惧，你的心态会变得更平和，你不再会执着于拥有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像在后工业化的社会，制造业，它对一个国家很重要，其实可能是一个迷失，其实你看这个后工业化国家，他们大头的GDP产值都是在教育、医疗、住房上面，制造业其实都不是很重要，他们也不需要什么LV包包，他们没有这个欲望。  
  
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好，还是世界也好，以后可能还是向这个方向走，当大家对生活都有保障之后，理想很简单，我们要去做一个东西，消耗个体的能源是什么样的，我在网络游戏上或者我去做一个游戏，或者我去设计一个东西在虚拟世界，我消耗的能源是怎么样的，一点点的偏差，能源消耗偏差，在后来会形成演化结果的不同，我遇见下一代他们可能完全不一样，可能他不是淘宝村，我觉得可能是艺术村，一个个的艺术村，因为艺术的价值，比方说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还是挺有意思，比方说我知道有一个做灯的乌克兰的艺术家，他是用蒲公英，一个一个晾干之后也好，他怎么处理之后，把它一个个灯，他做一个灯可能要一年，我觉得未来就这种类型的艺术品可能比较适合村级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工业需求，我觉得消费品需求可能还是有上限的，住房、教育、医疗这种产品，像中国现在都已经造了够34亿人住的住房了，所以可能未来住房也会是一种相对标准化、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而不是说像3d打印的成本较高的300万，刚我看了300万人民币和50万欧元，其实都偏贵了，房屋成本，我觉得下一代人可能会禅化居住，佛教的禅宗式的居住，他们的精神世界会在互联网中得到满足，像您一样去设计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物理上的东西可能会少一些，谢谢。  
  
@Lin 张琳：好，我们已经聊了三个小时了，我是这么想的，因为12点前我们就结束正式讨论，估计邱老师、李老师他们明天也会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两位还没有分享的，天资和易友（音），我们让两位分享一下，李老师做一个小结，我们还可以聊，只是说我们正式的讨论，信息量很大，我们今天是一个录音房，到时候我会把它转成文字分享给大家，天资有没有要分享的？  
  
@Tz：我这边，我是开脑洞，不是那么接地气，但是我是顺着刚才他的思路来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之后，未来的社会不管是城市里面或者乡村里面的社会里面，很可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相分离的，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活着在现实中就是吃饱、睡觉、生孩子，干这些事情，他的精神世界满足是依托于互联网或者说是更多的网络空间或者精神世界，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说的稍微跳得有点远，不是现在的情况了，FABLAB其实的一种净化或者健身，在这样的乡村里面或者说是在未来社会结构里面，它会成为一个人们去介乎于精神世界或者现实社会之间的接口这么一个概念。  
  
当他们在脑子里面或者说是在互联网里面想到了什么，或者是创造了一些什么东西之后，希望拿到现实社会中去进行把玩或进行体验的时候，他们去取而代之是去某些工厂去定制或者去其他地方去In order。这么一个概念，转变成是在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这种survey的节点，他想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想体验什么东西的时候，没有必要去其他地方去等待，而是直接把他的想法从通过FABLAB变成一个现实，去使用。当然了这样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问题在于这样的东西它是成本很高，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产业化价值或者是产品价值存在，而是单纯的变成了一种社区里面对自己的一种欲望的方式。当然我现在说的概念，其实有很多脑洞或者幻想成分在，也就是所谓共产主义也好，或者社会主义也好，所谓物质极大丰富之后，人们已经变得很闲了，无所事事，无事可干的时候，这个FABLAB实际上提供给了他们一种有事可干，能够去把自己的一些脑洞或者一些想法去呈现具象化现实的场所场地，有点类似于是现在的这些，北欧社会也好，或者说一些已经像刚才说的日本也好，或者说是美国的一些已经非常发展过的家庭的Making for fun的概念的延伸和扩展。  
  
这是我对FABLAB的一种畅想，带有一定幻想的畅想，但是我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接地气的工业化现实化，以及合作社这方面的这种想象是不足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方面是作为一个社会学话比较严肃的话题要讨论，在于他真的怎么和现在的人们的生计生活相关，怎么能够让一些没有一定的技术背景，不是一种技术背景，或者没有一定的掌握现在高科技能力一些人，能够融入到现在的科技话语下的这种社会里面来，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刚才邱老师这边说的话题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一下话题，更现实的一些话题，我只是把我的一些想法简单说一下，这是我的想法。  
  
@岳路平：Yiyok在吗？是不是还在。  
  
@Yiyok：我的手机有点卡。  
  
@岳路平：你来分享一下。  
  
@Yiyok：我就从学生的角度分享我在新车间看到的一些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我可能对这种maker room它未来的一些展望或者疑问，我去参加过好几次新车间的活动，从分享一些火人节或者本土火人节的活动，它会吸引一些中国的学生，不太了解国外文化，他可能会比较感兴趣这些在国外有经历的学生，他怎么去阐述国外的一些文化，新车间也会举办一些非常low tech的教程，没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或者在职他们对于这个技术感兴趣的时候也会来参加，我之前参加的时候有一些学物理的，有一些是从事艺术，有些从事教育，他们都参加那些工作坊，主办工作坊的人，其实他就是ATP的学生，或者是其他一些学交互的学生，他们就会自己提供，他们也会孵化一些活动，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去参加一些艺术感兴趣的朋友，他们去做一些音乐交互的表演，也吸引了很多在上海学艺术或者是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来参观。  
  
包括我和里面的一些比较主要的负责人，他们也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和本地的社区进行一些联合活动，包括发起一些策展，可以去邀请不同的maker或者艺术家或者是学生感兴趣的人他去研究，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他现在这个地方是在上海的老城墙边上很近的一个场所，所以他们也想做一些策展，看看可能可不可以跟本地进行一些结合，我看到他们在做一些很好玩的地方，包括他也会提供一些课程让有兴趣的人去学。我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之后会面临一些长期教育的就是发展，life long learning的system，像这种maker用它能不能或者它会不会有可能成为无论是城市是乡村，它既能升级的一个可能性，或者他是一个大家共享或者分享各自技能，去提升已经工作的人他的一些技术发展，他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场所，这个是我的一些观察和我的思考，谢谢。  
  
@岳路平：好，谢谢，戴维老师，我们11点58了，你来做一个小结，大家就开始进入自由聊天。  
  
@Sage 李时七：我可不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岳路平：好，你说。  
  
@Sage 李时七：好的，简单说一下，我刚才说的，刚才天资说的，这个FABLAB做一个社会中的一个节点的作用，我觉得挺好的概念。因为按照我不记得那本书是谁写的，他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活的组织体，像按照相标的附近的说法，一个FABLAB可以成为一个整体的大有机体当中的一个小的组织，其中每个人又是这个小的组织当中的一个细胞，这种概念我觉得非常好，他从经济上、从文化上、从社会政治上都会是一个好组织的基础结构方式。  
  
但是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种社会实践它并不成熟，主要还是因为说过于重视现实的利益，重视短期、重视术。轻视道和长期理论基础的建设。像基布茨以色列他能够这么成功的成为社会的一个部分，而且它以前是以农业为主，现在也是在向科技化去转型，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去转型？包括他为什么能够吸引到一些青年人来和留下？还是因为第一它是有一个好的文化土壤，第二他有一个好的从小的一套教育体制，培养人的整体意识，整体的生命观和合作能力。  
  
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个，实际上基布茨有非常大的自主权自治权，是非常民主，这个机制很健全，机制很健全的情况下，它的管理制度比较合理，就能够造成像它在刚才大家说的，在遇到新情况、新技术的时候，他能把当地特色去能够比较快速合理的去转型，跟现代社会去衔接，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衔接，完全是他自己当地当时的产品内容是很难被社会所接受，所以说怎么样能达到衔接链接转型转变，就需要有好的管理机制，有高素质的人才。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实际上就是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对这种国家机构、对社会自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的扶持和一种比较宽松的调整很重要。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一个是文化土壤，一个是比较公平民主的管理机制，跟运营模式比较灵活，能够自我更正，自我更新生长的运营模式，人力资本的一个长期的循环建设，还有一点就是上层机构对组织起合理的扶持，大概我就讲到这几点。  
  
@岳路平：好的，谢谢。  
  
@Tianshu：我想说一下，我特别同意刚才李老师说的点。  
  
@Sage 李时七：我是李时七。  
  
@Tianshu：智者的意思，我刚才听了半天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做工业产品设计，所以我也起码说在现在的工业生产体系里面，我也是略有了解，所以我反馈几个点，首先我听半天这个，大家好像都默认为产品这个事情，它的开发、它的产品化，从一个概念到最终能够付出一个可以用的东西，整个过程是没有成本的。这个首先我觉得有点奇怪，作为一个设计师，我觉得这事感到奇怪，而且这个里面，它确实是具有大量的专业知识，要不然你把一个本地的手工业或者什么东西，简单的瓶装，它造成一个什么问题？首先它的产品、最终成品的复杂度瓶颈特别低，你就只能做到比如说2~3种材料，一个功能性的实现，会非常简单。  
  
再一个装配的精密度也好，这种可靠性也好，其实完全大规模的产品，你的成本又比别人高，首先你得给一个咱们是消费者就好，或者使用者使用你的东西的理由，还有一个我是没有发现，比如说作为组织在这里能够起到一个作用，因为实际上企业现在能够存在，一方面当然它是能够帮助资本，转化成最终产品也好，服务也好，中间的重要组成力量，还有一个很重要他能够把这些工作聚集起来么现在你无论是平台也好，企业也好，我觉得从客观上其实可以促进企业在整个社会角色的一个转变，能够帮助把我刚才说的在这里面缺的这些环节，能够让环节的利益，能够得到起码一个平衡，我想提供了一个思路，设计分成制，或者说产品开发分成制，在一个最终的咱们说idea这个东西兑现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可能扮演一个重要的作用？  
  
因为比如说从意大利设计或者说法国设计，他很重要的能够让这些人做出来很重要的一个点，它其实是最后产品的最终售价的3%是归设计师本人的，这个其实是督促或者说促进让这些人能够参与，自觉自愿的参与到产品开发也好、设计开发这个过程里面来的。实际上这个模式到现在有很多也玩不下去，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人的诚信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国内，要做设计就知道跟人家比如说把设计剽窃是多么正常的事情，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大家都默认是开源的，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受保护，所以我觉得一些比如说像MIT什么这些技术手段，是不是可以把作为智力工作者或者设计师，或者说咱们设计者吧，在这个里面的、包括工程师什么这些，在这里的这个贡献，能够让他在每一次复制的过程中就体现出来，你比如说每复制一次，在你最终在FABLAB里面，每复制一次，每组装成一个成品，这个就在Ftp上或者说去中心化的平台上就能够被记数，最终被付到这个人的账上。  
  
这样其实你就可以做到生产去中心化的同时，设计和开发也能去更换，最大程度的用社会上的这些智力，在这里面就是企业的转变也就是对比如说MTP这个模式，或者说他对这个的保驾护航，这个企业就是发行NIT的机构，他只是去做设计和开发，他不管后面的分销，分销可能就本地化了，我差不多说这些，谢谢。  
  
@岳路平：好，谢谢，待会我们还可以继续聊，没有问题的，大维老师，你总结完了，邱老师就可以牙刷牙膏祷告去了。  
  
@李大维：我也信教了，今天这话题是我们拍脑洞拍出来的，但是很高兴今天的讨论，听到很多东西，也看到很多人有兴趣，希望这次这方面我们还有345678继续需要做下去的，随着邱老师信教去了。  
  
@岳路平：对，我们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每次的话题都不一样，但是天资有了一个很好的提议，有一些题目如果持续聊，它可以成为一个系列，所以我们赛博乡村这个系列是第一个系列，现在是二，接下来的大维老师说的还有345N，对吧？会一直多米诺骨牌串下去，今天大家其实开了很多的分岔，我们的脑图里面也会大概的，我们今天有录音，到时候会整理成文字，会发到官网，脑图里面也会有很多链接，在讨论之前，其实脑图里面已经有几位老师提供的链接，大家可以去看脑图，还不知道官网是怎么回事，看我的简历就可以了，或者看我们奇虎局的club，上面有我们的官网地址，那我们今天正式就聊到这，邱老师来。  
  
@Jack 邱林川：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  
  
@岳路平：没问题。  
  
@Jack 邱林川：DOLO，岳老师听到吗？  
  
@岳路平：刚才我掉出去了，我又回来了，再来一次。  
  
@Jack 邱林川：我是想问你，你上一次提到你说有一个欧洲的艺术家，400个人住在一起是吧？是一个聚落的项目，对你影响很大，这个项目英文是不是叫做BOLOBOLO，还是法语的德语的。  
  
@岳路平：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  
  
@Jack 邱林川：不是你说的吗？上次你提到你说在西方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后来再回过神来，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可能是我说错了，是一个德语的科幻小说，叫做《BOLOBOLO》，他设想跟我们现在这个题目有关系，他也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设想，他英文叫做康Communistic，它不是communist，它要跟苏联中共的，这是80年代一部科幻小说，大家要聚成一个村落，四五百个人，可能最多不能超过1000个人，这样一个聚落就是叫做一个BOLO，BOLO里面刚才意大利的那位，我们教设计的老师有很多，我觉得我同意他的观点，有很多东西是有成本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要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物，大家自己来种食物，包括水，包括甚至是衣服、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要自己提供，而不是依赖外部的市场，他们要利用本地的条件解决，或者给他们临近的其他的BOLO来进行交换。  
  
我觉得这个其实当年的80年代是没有FABLAB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想象是跟我们今天讲的一村一FABLAB不是非常接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因为我不懂德语，我只看英文的，很快的翻了一下这个小说。但这个不是当年参加那个项目的，因为你说几百个人住在一起，一个欧洲的艺术家的那个项目跟这个没有关系。  
  
@岳路平：天资有没有印象，是谁说的这个项目？  
  
@Tz：没有，我这是第一次听这个名字，我不再查相关资料，徐老师你能把这名字发到那个群里吗？我查查。  
  
@Jack 邱林川：我上次是听岳老师讲叫做聚落，你去欧洲参加。  
  
@岳路平：明白了。  
  
@Jack 邱林川：然后那像黄圣全他们做公益项目。  
  
@岳路平：明白，那你搞串了，你搞串了，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现在speak里面有很多搞艺术的都应该知道有这个驻村计划，就是艺术圈有一个驻村计划，它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申请三个月半年甚至一两年的一个驻村计划，那你要提交你的一个方案。然后每个国家它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瑞士，我当时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在卢梭的故居，就是在日内瓦旁边卢梭写《忏悔录》那个地方，他住了一个村子，要做一个也是一个乡村的，就他把很多的这个艺术家去做一个艺术节，每年都会有。然后同时他们巴塞尔会有一个艺术机构邀请我在那做驻村计划。那么一共有三个艺术基金会，就等于说邀请我的人就去向瑞士的三家基金会去申请。我到瑞士驻留的这个经费，这个是瑞士的玩法，对，瑞士有很多这种基金会，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瑞士这种搞得特别好。  
  
@Jack 邱林川：这个可能就连上了，这可能就连上了，抱歉打断一下，因为这个小说的作者叫pm。那pm就是瑞士人。这是瑞士的德语区的人，所以很有可能，我觉得我见，我就不说多了，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个《BOLOBOLO》这本小说值得大家去，特别懂德语的好像也有英文版，大家回去找一找去读一读这本小说里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他是80年代的小说，但是你讲瑞士的这些人100%基金会的人都读过这本科幻小说。  
  
@岳路平：对。然后我在那里做我当时我第一次做国际驻村计划，我当时觉得就很美好，我觉得特别的社会主义。然后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工作室，然后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自助的，就是你的什什么生活洗衣服，他会给你一套指南，我觉得好有趣。然后后来这是2005年又有一个机会，那个是当时英国文化协会和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他们组织的，这个就比较正规了，就是等于说他是英国文化协会立项，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出钱，然后他让英国各地的接待机构，就是艺术机构、驻村机构甚至是大学，而且他把这个包装成为一个非常酷的项目，叫artist links，就中英艺术连接，就在中国挑选10个艺术家和策展人到英国去，在英国挑10个到中国来，它形成一个持续三年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就比较正规，像瑞士那个你感觉它就已经是融入了瑞士的那种组织机体里面了，但是在伦敦做的这个项目它就会比较正规，由英国文化协会来做的。但是很有趣的就是我在英国的那个机构，它叫燃气工作室，它原来就是一个煤气站吧，然后他们是有全球版图的，特别像你现在这个平台合作社，他们在非洲在南美洲他都有这个驻地艺术计划，然后他觉得我已经是经过他们培训了，然后用我们艺术圈的人说，我也算是到英国受训了几个月，然后回来，他们就想在西安，我当时在西安，他们就派一个英国的纪录片导演到西安来，我负责接待他们就想尝试看看我能不能推动成为一个点，就驻村的点。  
  
后来因为这个艺术家特别感兴趣，这个纪录片导演他是英国皇家花园资助的一个项目叫种子银行，他要考察这个植物的多样性，所以我就把他跟当时西安的西北大学的植物学家就带他去考察秦岭。这个部分我没有跟李大维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有这个分水岭计划的意思。因为秦岭它是一个分水岭，他是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都在那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去秦岭搞了那个开源村，有那么一些线索，因为当时我把大维老师抓过去，其实前因后果这个大维老师可能不太知道，因为大维老师参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了。那后来我把这个事搞得更大，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马清运，他是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他就是陕西人。我从英国回来了以后，我们那个西安的艺术家就觉得这个驻村计划牛逼，那他们就找到了一个纺织厂，就是50个艺术家就开始聚在一起。然后马清运看到了以后直接参与，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艺术群落。  
  
好，这个讲到艺术群落了，那为什么叫群落？我并没有把它叫群落，是因为在北京我们现当代艺术圈的，我们把他称相当于当代艺术的李大维，在现当代艺术的教父，叫立宪庭（音）。那么立宪庭他已经在北京的宋庄就是靠近燕郊，就靠近河北的一个地方，已经有几千个艺术家聚在宋庄这个村里面，他们买地建工作室，已经形成了这个区别于美协和美术学院这种体制，已经完全可以通过艺术市场艺术驻村计划跟整个全球的这些网点去接触，已经完全可以造血，自成一个生态了。那么立宪庭就把这个现象叫做群落现象，那么他觉得他自己在宋庄有了这个群落，那么他又发现了全国各地的几个群落，就是我做的这个50多个艺术家，后来更多，这个在纺织厂里面那个群落就被他发现了。然后我就被他叫到北京来，参与他这个叫群落 群落，这么一个艺术节。而且那一届我们做得非常好，后来那是2009年，然后2010年他直接就推荐我成为那个宋庄艺术节的总策划。对，这个群落这个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好这个来龙去脉讲完了。  
  
@Jack 邱林川：好的，谢谢，可能以后我们专门搞一次就聊聊这个开源村多了解一些里面的情况。  
  
@岳路平：好，那这个邱老师和大维老师，你们就可以牙膏牙刷睡觉去了，朱谦老师还有没有？张琳老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Lin 张琳：没有什么补充的了，今天主要是过来学习，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实际上已经把我们所说的那几个问题都已经说好了，说的差不多了，刚才补充特别重要，就是其中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的学生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FABLAB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他们俩是一个是从比较细的角度，一个是从工业设计师的务实的角度来谈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perspective都特别好。大家能听到吗？因为我现在在外面，我自己。  
  
@岳路平：可以，很清楚。  
  
@Lin 张琳：这个信号可能一下又没有了。  
  
@岳路平：听得到，非常清楚。  
  
@Lin 张琳：然后刚才邱老师已经走了。邱老师是那个《BOLOBOLO》那本小说是魏格模（音）写的，他确实是一个瑞典人，然后他是用德文，他原文是用德文写的，因为我的学生有的在读这本小说现在，所以突然提到了，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在有一个叫borrow publishing collective，专门是发一些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主义的作品，不仅是小说，它有时候也有satisfaction的这些一些作品，还有就是包括最近我看他们的一些出版，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查，就像那个包括borrow publishing collective，他们在网上现在对非洲的一些可以说是mutual aid collective community的一些实验性的案例，有一个系列刚刚出来。我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以前就是我的学生他们有的是对比较感兴趣，那我就把这一点提一下，这可以跟持续发展，还有这个它作为全球各个地方的试点，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案例上的补充。  
  
当然这个岳老师是发起了这个我们club，我们的房间差不多是一个星期开一次，我们一个星期录一次，我就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们是不是将来出来一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可以专门的进行一个发表，一个把我们所谈论的这些问题及时的介绍给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他是一个特别的过程，而且特别细心，他的每一个点让大家知道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对别人也是一种启发，尤其是对实践者是有很多启发的，所以我就先把我自己，把我现在就直接的一些感想说给大家，谢谢。  
  
@岳路平：张琳老师还有没有补充的？  
  
@Lin 张琳：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补充，就是今天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活动之前听过没有上来说话，然后收获很大，然后因为我自己一般是作为书写和观察者，然后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参与到实践当中去，因为人在海外，然后希望疫情过去能回去，能够有一些更多的参与，好，就说这些。  
  
@岳路平：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  
  
@Qian 朱倩：我想说一个点，就是前面有一位老师提到了一个就是乡村在中国现在阶段谈乡村振兴和乡村介绍在地性特别重要。所以我就想到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词语都非常接近于媒体用语，但这个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东西。比方说在这一轮的这个乡村建造里面，好多时候有一些词语，比如说生态经济、乡村修复、社群思维，还有什么平台逻辑，这些是我个人觉得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就谈到乡村建设的时候，就是不停的会出现的一些词语，但是这个东西也确确实实它更接近于一种树的东西，它没有什么一个道的，所以离那个还比较远，然后我是我就前两天其实我那天我特别想上来分享，但是我实在那天是不太方便，我家里特别多人，就是我在群里分享了一个PDF那个是一个组织，那个组织其实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个平台，平台经济的一个模型，组织来起源于西班牙，现在发展很快，就是在一两年的时间之内在柏林在葡萄牙。  
  
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在香港理工大学就是教书的一个教授朋友，他说他们也在跟他们联系进行一个课题，那个组织机构其他东西我都不赘述了，因为那两个PDF写得非常齐全，什么东西都有，但disco平台型组织有一个观点是非常的让我受启发，就他特意提出来一个观点是女性经济主义模型，就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讨论，比如说前面的比赛博朋克也好，创客运动也好，乡村振兴也好，其实女性只是不太被提及的。然后我记得就是他那个PDF里还有一个数据也是非常让我震惊，就比如说我们在谈到什么web3.0，现在大家都谈web3.0就是这个建设，就是要反对过去的资本平台主义，也反对过去的某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说它有一个数据是说你要知道在以太坊里面96还是91都是男性，在整个开源社群里也是男性的比例可能也高达90，那女性特别是在我们谈到乡村振兴的时候，乡村结构里面女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一个组织结构，我上一次特别想分享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在经济学模型也好，就是说过去其实这个女性主义经济是不太被用到的，但是最近就是刚好有一些，趁着现在的这个web3.0后面还有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乡村运动也好，新技术和新的产业的结合也好，有人开始在聊这个女性经济主义模型，把它应用到某些领域，那我个人觉得就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这个群里，我记得上次那个群里好像没什么女性，今天这个群里有一些女性，这个也是我非常关心和我很想自己动手去实践的一些部分的东西，我就做一个echo，谢谢。  
  
@岳路平：小加，我跟你讲，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好多我们这个群里面的学者主要是女性，你看这个朱倩老师。  
  
@Qian 朱倩：这场女性挺多的，上一场。  
  
@岳路平：不光是这一场，朱倩老师，包括之前的杨帆老师，今天那个张琳老师，还有我们的张阳老师，还有张莹老师，这全是女学者。我就觉得我们男学者现在不行，都是女学者很牛的。而且待会我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有一期专门是讨论赛博格有没有性别，就是专门为你们设的。待会我分享给你，就是有脑图的，我们还特别的在那一期的开头，我们在群里做了一个叫赛博个展，就是刚才已经下线了台湾那位新媒体艺术家叫玉川老师，他就会在群里面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他的新媒体的艺术。不过你刚才这个提议很好，你接下来如果有什么题目，我们就列进，我们不是有一个话题仓库吗？你就告诉我们你想讨论什么，我们会把它放到话题仓库，随时就可以开始讨论。  
  
@Qian 朱倩：谢谢，还有这个群应该要继续进行下去就特别好，谢谢。  
  
@岳路平：好，然后我们今天的正事对，已经聊了三个半小时了，但是我们现在不管大家想要聊，继续自由聊，我们是有这个传统的，天资经常就是我们正式聊完了，他还继续大家跟谢明轩还聊四五个小时，有这个传统的，好，大家继续聊吧，在东八区的晚安，然后你们在其他时区的就各干各的去了。  
  
@Lin 张琳：于老师我既然大家随便聊，我就随便提个建议，这个当然是我们可以，我现在像一脚在外面，一脚在里面，在我这个群里边，因为我大多数还是以学生的这个身份来参与讨论。你们在各个领域，而且就是主要是搞这个。我真是觉得我们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之后，我们真的想要考虑一个发表问题，出来一个题，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实际上特别承上启下，我从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特别承上启下的就是我们最后FABLAB和平台合作运动结合在了一起，而且我们下一次好像似乎也会有一个sequence出现，那么这个sequence出现对于发表来说特别的有意义。就是首先我们各自选择的这个话题，我们各自的选择的重点会的空间很大，而且彼此即使是你比如说我来讨论，您来讨论驻地艺术家这个计划，对吧？或者是我来讨论我对这个合作社和FABLAB这个比较感兴趣和农村的这个合作化合作社运动以及农村FABLAB来自于是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比如说怎么去讨论在现代的economy的下之下，这个collectivism合作精神和合作运作，合作性的组织方式，以及对资本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的反思，其实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所以我就说我们是不是也有，也就是请组织考虑，认为你们这就是组织者，请组织考虑，我们讨论之后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个product，就说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在，不管是在wecaht还是在fab house这一边，我们许所形成的一个FABLAB，我们所fabricated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实物的东西。现在我们3d打印机其实都有了，现在就是我们要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如果真的就让我们的讨论停留在现在的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一是非常可惜，第二个说它主要的问题，它有可能就是对我们各自以后在我们各自的领域会有很大的启发，就我们各自的领域，我们研究的范围对我来说，我研究这个方向和我比如说写写下一本书的时候，我该怎么写，我整个那个框架都会有很大的启发。所以这个是我一方面是略微有一些自私，但是也有一些以公益的形式来思考我们这个FABLAB应该研究出什么样的，我就瞎说了，组织一个意见一个建议。  
  
@岳路平：朱倩老师我给你汇报一下，你看刚才天资刚刚发了一张图片到群里，你待会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非常迅速的，天资就搭建了一个维基。然后而且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从本来是MIT协议，但是MIT协议是代码协议，但现在天资把它转成了这个知识共享CC协议4.0。就是等于说我们所有的讨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呈现的是脑图，脑图模式，但是这个脑图模式只是第一步，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司形态，都是一个协作的，非常类似于维基百科。然后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有这么有中国第一创客李大维，对吧？然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阿里的程序员正在做区块链挖矿的，还有像昨天美团的产品经理，还有天资这种人工智能专家，这个人机交互专家，就是我们也经常在讨论如何把我们讨论这些成果沉淀下来，但是我们想要采取的是一个最酷的方式，就是这种协作的方式，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协作分享这个脑图。那么这个脑图分享目前已经局部实现了三四个人吧估计，主要是天资在弄。  
  
那么接下来天资还正在做一个更加灵活的专题脑图，比如说我们每一期讨论的一些关键词比较重要的，它都会形成这个专题的维基，然后包括朱倩老师你提议的，这个我们偶尔会有录音房，他这样的话会比较倾向于更加这个传统的这么一种论坛的方式，我觉得也应该有，可能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说的太乐观了，我们反正现在在努力，至少目前这个协作进展还可以。对，天资要不要介绍一下？  
  
@Lin 张琳：太好了，谢谢，谢谢组织考虑。  
  
@Tz：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的话，其实就是对现在的那个qihuju.wiki的话，主要是对脑图的一个分享，相当于是一个引索引页，还是比较简单的形式，但是叫什么？想法，更多的想法的话会很比较的宏大或者比较宏伟之类的。那以后考虑的话其实就是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的就是偏技术讨论很核心一点的话，就是现在的脑图的话是以这个话题为归类的，就是一个话题一个脑图，就开一个房间一个脑图，对吧？是这样子，那它本身的话是结构化的，里面的话是有人提出问题，有些人的话分享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然后的话他们里面还有很多的materials，就是很多的材料，有些扩展的阅读等等，这些的话都是一个节点。只是说现在这个节点的形式的话是局限在了某时某刻某地某群人聚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面谈一次话，有这么一个topic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脑图形成出现了。  
  
那我们其实现在在进行头脑风暴和讨论的一个核心点的话，在于这些结构化的话题之后的话，这些节点能不能进行重合再组织？这个重构和再组织之后的话，有两个方向是在讨论的，就今天在这讨论无所谓了，反正就飘了嘛，话题，两个方向，一个方向的话是基于人的profile，就是说是我们有很多的讲者斯蒂克尔，然后的话他分享了他在不同，他穿插不同的话题里面分享了不同的观点，分享了不同的一些材料，那么我们能不能借助这样一个人，然后的话把他这个人所分享的思想、观点、材料、看法、态度以及其他或其他人的联系，重新的话再组织再构造出一个灌溉一个脑图。通过这种方式的话，相当于是这是一个人的profile，然后把他显示出来，一个人，以强者聚焦为中心，重新再构建这样一个结构，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说是你里面的某一个概念或者某一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概念的话，我们现在这个话题的话叫做谈谈FABLAB在中国创客运动与乡村振兴一村一个FABLAB不是梦，这是一个话题。但里边其实的话有里边的核心的一个素材点，或者说是一个concept概念点的话叫feedback。那我们之后的话能不能，我们谈了很多期了，在某些地方谈到了FABLAB，在这些地方谈到FABLAB我们能不能把这个FABLAB这样的一个节点把它提取出来，然后是谁谈了这个FABLAB，然后谁对这FABLAB有什么问题，当时FABLAB本身的话又是什么含义？这是基于这样一种结构的再重划，那么FABLAB这样的结构的话也能够重新提取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在讨论这些方面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主要的话就是说是以这样的话题，然后以人物为核心，然后以某些concept概念为核心，或者甚至里面某些数据为核心，以这种方式的话来对我们把所有谈过的话题和内容的话来进行再重构，做这方面的事情，在做这方面探索。当然有些东西可能稍微有些单细，或者有些东西可能稍微不是那么的就是结合现实吧，就这么说吧，但是的话如果说能把这套东西理顺，把它东西produce产出出来的话，那么整个这套体制的话会是非常有它的价值所在。这时候就是说所谓气功局的一件小野心吧，应该这么说。  
  
@岳路平：而且现在天资已经在get up当中做了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应该叫群主还是什么？就我们已经在协作一些新的可能性来呼应这个朱倩老师说的这个记录和阐述，那个怎么讲？  
  
@Tz：协作者贡献者，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这是一个互相协作的过程吧，应该这么说，做的事情是。  
  
@lyu 小加：就很像是之前北京的东区他们在做的开源写书吧对吧？  
  
@Tz：他更酷一些了，不是传统媒体书籍的方式来去组织话题，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出版物，不是，比这个可能更赛博一些。  
  
@岳路平：因为除了开博写书，因为我们这个群现在有200多个人，里面有一些人是非常有狂热的去中心化的那种野心的，他们不是那种区块链炒币，币圈的人，他们可能是比较偏链圈的人，就他相信中本聪的价值，所以他们会通过这种协作，他会直接生成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说他不仅是写书，他可能是为那些未来去中心化写书的人搭建一些开源工具。  
  
@lyu 小加：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club house，就是我经常会听的，听着忽然没有声音，我必须要退出去，然后再重新进入。  
  
@岳路平：我又回来了。  
  
@lyu 小加：恢复正常。  
  
@岳路平：刚才我快讲完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像天姿和谢明轩就属于这种我说的狂热分子，就他们对于虚拟现实，未来的空间化互联网，他们都有非常乌托邦式的这个追求，然后像谢明轩就是特别希望去开发那种很多给未来的数字艺术家，数字建筑师做的开源工具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比开源写作会更好玩一点，明来说两句。  
  
@Ming：其实我正好趁这个机会讲点之前，这个天书提到说NFT能否，就有可能就是进行这种怎么说就是保护这种设计师。  
  
@Tz：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Tianshu：对，其实这个问题在这在我目前的区块链技术，目前这个发展已经目前的，这个赛博，我对这个理解和我尝试去做，从事上面的一线NFT来看的话，我说还别说是现实中你要实际生产的产品的设计，哪怕就是数字的产品，那个NFT也保护不了任何的权益。然后这也是隔壁有很多讲NFT的这些群，其实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识。就是在NFT之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了NFT之后也解决不了区别，就只是事后把以前可能是属于线下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搬到了线上，他有一点就是NFT最后的你要去就是锚定那个他对现实的关系这一层，它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可以就是你通过这个智能合约它本身就能实现的，你还是需要现实中的法律法规去实现它。那么你既然你现实中的法律法规是可以去规范的话，那也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NFT变成一个链上的东西。你在就在线下就是我们就制定这么一个合约，然后就这个设计师也好，艺术家也好，就每次贩卖的时候就分成百分之多少，就提前就说好。  
  
而且这个实际上我跟很多艺术家朋友们交流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这种概念在NFT出来之前，很多画廊也有尝试做过就是艺术家过来贩卖这个作品，不是说你就是一口价就把这个东西卖了，而是说之后的话再进行二级市场的就是这个销售的时候，那个最早的画家也是有这个提成的，有过一些尝试，但这些尝试其实都没有成为主流。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即便NFT提供这种可能性，但是它会不会成为主流，其实也是打个问号的，还更别说就是那这种，通过这个就是哈希值的上链去所谓的说我把一个东西的所有权上链了，但其实这之前我们讨论过的，就是那个一个数字文件，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手脚改动个名字我改动，就是比如说一张图片一个揭牌的这种图片改动一个像素它开始就不一样，那么这种改动可能是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的，但是你却让上面的那个哈希值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希值。那么到底哪一个哈希值对应的是最原始的所谓的原始的那个数字的作品，那这个你肯定还是需要就是第三方的介入，第三方的去进行一些验证，还有一些就是有中心化的有话语权的一些机构去说。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就变得跟线下一模一样，就跟这个很多就像什么梵高的画一样，然后你还是要去做鉴定，认为这画不是仿造的，确实是梵高真迹，那这个其实完全不是同样的问题，他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个任何问题，所以说这个这是我从第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地方是之前有老师也提到了，就区块链其实基本上可以分炒币的和真正的有这种就是去中心化思想的。我虽然很就是向往这种处于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但是我也很质疑这个区块链是否真的是有，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有这种可能性。一方面之前我们其实几个发言人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就包括NFT现在吹的这一部分，这后面战队的大佬们其实都是硅谷的那些精英阶层们，就是我从之前包括那个NFT交易平台open c他背后的这些投资的这些各个方面来看的话，所以他本身就已经有就是被很强的这些有话语权的这些机构们去掌控，甚至是可以去推的这一波这个热潮，所以我对他的这个东西也曾经有一个疑虑。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中本聪当年写的这个最早的关于比特币的白皮书里面，它其实写的很清楚的这个事，算力的民主，他说的是这个算力民主，而不是说是人的民主。所以算力的民主，如果不是人的民主的话，算力民主就最后问题是谁的算力强，谁就会聚集更多的话语权。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话，之前也是炒币的这些，也是有这个趋势，所以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疑虑，当然现在有很多是区块链项目，不是以就是算力来这个进行分配，尝试按人或者按账号或者是按钱包，但这个都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一旦就是你没法去对应一个账户，后面是一个人，就一个账户后面，而且区块链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就很多区块链项目，但是就有一定的匿名性，一个看法吧。  
  
就是技术可能是把很多问题，不是把很多问题，把很多事情变快了，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并没有被解决。或者说就是之前我跟TV在别的话题里面也聊到了，这个就是空间换时间的这种做法，就可能把很多问题给延后了，但是其实可能根本没有解决，这是我结合刚刚这个岳老师提到的理解。也就说提到这个关于区块链的一方面的看法。  
  
@岳路平：颜上来了。  
  
@Yan Yang：你好，岳老师。  
  
@岳路平：对，你好像没有讲过话。  
  
@Yan Yang：对，因为我跟这个领域就是差得太远了，但是我很喜欢听你们说，所以我就听你们说这样子。  
  
@岳路平：你不说两句吗？  
  
@Yan Yang：没有，我先听你们说，因为我今天也比较晚进来，所以我还是想听各位大佬们说这样子。  
  
@lyu 小加：我想echo一下，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大佬，就是大家就是互相交流，我也是在学习这样子。其实因为我前两天跟那个颜斯基他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说这个NFT是我有点太简单粗暴了，然后因为他们是非常狂热的在致力于这个web3.0的整个建设搭建，他推出各式各样的东西工具在操作这个事情。那我当时就是问了他们一些问题，那后来就是这个数据和意思他们也跟我说，其实就是目前的这个走向至少是这个NFT艺术这个领域的走向，就非常像是一个纯粹的赛博资本主义，它其实是非常的简单粗暴的。但是与此同时就是说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大家实在是对于这个dicktech的垄断，就是Facebook，Google就是apple，这个意见太大了，亚马逊什么的，包括中国的阿里什么的。  
  
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就是web3.0这个建设肯定还是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处于一个迭代期吧，可能它后面会有更好的就更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出现，比如说加入前面您说到的那些就是可能对于就人文学科或者是这个经济体系的改革，特别是现在这个，我们处于一个整个疫情的状况里面，其实这种全世界的互相的隔离，还有这种主要是工作模式吧，就是远程工作的就是巨大的普遍，还有整个生产模型的改变，它其实会加速这个东西的变化和进展。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比方说Google上个礼拜就是他宣布一个废除那个cookies的就是广告追踪系统，但他会提出另外一个方法来替代，那其实这个东西实际上老师说他比较像贼喊捉贼对吧？就是实际上他maybe他推出来一个新的东西，maybe他可能不叫小饼干cookies，他可能叫小candy，谁知道，反正可能未必就是真的有那么理想，但是种种这些趋势至少表明了一个大家都共同认可的一个前行或者是改变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目前暂时把它称之为web3.0，然后我们期待可能未来有的一个下拨的空间的世界的整个建设可能是更加保护隐私，可能是更加透明，可能是更加各种，我们跟现行的这个平台资本主义不太一样的一个方向吧，但是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这个迭代。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倒过来说，就是说为什么可能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这个其乎局的各式各样的讨论就显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在讨论里面，或者是在各种不同学科的这种交叉里面，或者是里面各式各样不同背景的大家的一些互相的这个分享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吧。还有岳老师我提个意见，就是说我可能特别希望有机会邀请一些法律方面的人才加盟，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法律行业的人，比如说他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是在一些文档文案的就是文献的建设什么上，可能他们的很多观点或者是他们的很多既有的一些操作和以及他们正在致力于改变研究的一些方向，也许会对我们非常的有用，谢谢。  
  
@岳路平：说到哪了？  
  
@Tz：岳老师你是又掉线了吗？  
  
@岳路平：我没有掉线，我刚才离开了一小会。刚才是谁在说？  
  
@Tz：说以后可以请一点法律方面专业的人士可以加入我们讨论，因为感觉对知识产权保护这些东西可能会这个就是我们很其实很多讨论都有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之前有一位我记得。  
  
@岳路平：对，我们上一期不就是专门讨论NFT的法律问题吗？但是没有找到靠谱的这个专家，但是我们是想讨论这个方向的，因为现在NFT他是处于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就是一帮阴谋家，这个币圈联合，就是那帮币圈联合几个艺术家，然后再联合凯文凯利这种技术巫师，就凯文凯利经常就是你只要把钱给够了，他哪里都给你做法，对吧？你知道凯文凯利前几年经常来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你要让他做什么，他在做什么。就凯文凯利就是那个阿呆说的就是那个全球概览的小编，凯文凯利。  
  
@lyu 小加：传承概论，那是因为brand请不来，年纪大了，然后他又真的不太愿意就是做这种活动，不过凯文凯利也有一些观点还蛮有意思的，只是这个就是互联网的一个蛮神奇的地方，就这一批人的活跃期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大家还在肯定，反正我可能比较乐观，我觉得这个web3.0目前现有的一些讨论起码就挺有意义的，就这样吧。  
  
@岳路平：对他这个是倒置的，就是早期像全球概览时期，他们实际上是乔布斯他们的温床，但是后来等到他们攻城略地，拿下江山之后，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顾问，实际上这个在中国也是一样的，中国也会有一群就是90年代什么计算机，什么什么刊，就那种很多读物，就是还有一些北大清华的教授都在经常邀请尼格罗旁蒂他们来这个中国演讲，就是在互联网还没有完全商业化的时候，他们都算是一种思想家和先知，包括名字在分享过的，就是media lab那些人对吧？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当马云马化腾他们攻城略地拿下江山之后，他们就可以就是给他们做很多的这个布道大会，然后国内的国外的都去搭台，让他们来形成一种全新的一种话语系统。  
  
其实这两年都有点降温了，我觉得这里面包括但是这一次这个NFT我们会看到像我特别注意就是Beople他们这个拍卖之前他们不是做了一个房间吗？我特别注意的是他们参与者的构成的结构。就首先肯定是club house的主持人。然后肯定有一个凯文凯利这样的人，或者几个凯文凯利这样的人，然后有所谓的币圈的收藏家，然后有Beople，还有那个这个MBA的那个高光时刻那个收藏卡对吧？还有加密猫，就他们很显然是勾兑好的，其实您也了解，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包括他现在拍卖成功之后要搭建的这个赛博艺术馆对吧？接下来怎么走？可能他们都用台湾的话来说，都已经瞧好了，对吧？颜，我说的没错吧，我用这个词用对了吗？就瞧好了，就是他们一直在瞧。  
  
@Qian 朱倩：对，用的很好。  
  
@岳路平：真的吗？我看了没有用错。就他们这些人都是瞧好的，然后他就做了一场秀，联合了这个家事的，但是我觉得没问题，其实我跟这个小加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说泡沫不重要，重要是这个泡沫退去之后，它会不会沉淀一个真正的基础设施在那里，这个才重要。  
  
@lyu 小加：前两天那个我的前同事艺术新闻，他们后面有写两篇文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在追这个NFT艺术，就是说会不会形成现在艺术市场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热点讨论，但是前两天他们就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主要就是在揭幕这个事情的这个内幕什么的。那我觉得这股潮流其实它的这个出现和退出的这个过程有点快，这么快这个泡沫或整个骗局就被大家给洗穿了，这个也是有点让我个人是有点大跌眼镜，我觉得有点太快了。  
  
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乡村，就我突然之间，因为我挺想听听岳老师怎么谈那个腾讯的围村，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有没有去仔细的对比过就是腾讯的围村的操作和这个淘宝村的操作，你可以先聊完，先聊，前面因为我这个是我刚刚突然有点岔开来。  
  
@岳路平：对，没问题。对，我觉得NFT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的房间里面聊NFT就是说技术上它不成熟的原因就是他就是传统的收藏家或者叫，就是目前艺术圈所认可的收藏家，还有一些大牌的艺术家和大牌的艺术机构，甚至那些学术的双年展什么的，他们如果入场了，这个社会搞得更大。对，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分析。但是我认为就算全部入场了，有人做过分析和统计，就是让整个现在的艺术大咖，这些权威机构全部入场，NFT它的规模也可能还挤不上现在整个区块链这些前10名的币，连前10名都挤不进去，因为体量太小了，他比起以太坊这些非常小，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深受关注，这是因为任何艺术家参与搞的事都比较酷，比较的炫目，比较的能够带节奏、带风向、带流量，它能够形成一种让人亢奋，多巴胺效应的一种东西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一定要持续去关注，而且它实际上NFT是给它整个以太坊和整个区块链它是在持续加温的，但是我觉得更大背景大家应该看到的是这个马斯克为什么要带节奏，因为据说马斯克这一次带节奏，他这个特斯拉买了15亿美元的比特币，他赚了64亿美元，我不知道是不是乱讲的，也有可能是真的。就就是说等于说马斯克他作为世界首富，他已经具有一个反正川普的号已经被封了，在推特上面他就是唯一的这第一名的带风向带节奏之王。对，我觉得如果整体来看，可能大家应该更关注马斯克在干嘛，因为这家伙又在炒作个什么黄金月亮是吧？那首歌。因为他女朋友这是一个歌手。我觉得这大家要很警惕马斯克这个风向王节奏王，因为这个NFT盘子太小了，然后这是讲NFT。  
  
第二个部分就刚才你讲那个围村，围村我前几年关注过，因为圆圆就是我的老乡，我有见过他，但是我们在微信也聊过一段时间。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他有接触？就是因为你知道淘宝村和围村，他们在几年以前，他们都是在腾讯和在阿里巴巴，淘宝村和围村都算是他们的社会责任的这个序列，或者叫政府公关的这个序列，他们是有用的。因为这些大公司它必须要做社会责任这个部分，但社会责任这个部分到底他怎么做？各有各的搞法。像马化腾是比较不善言辞的，所以一般都是由他各个板块来说话。像今年的两会，马化腾就提出把这个围村这个事拿来说。  
  
那么实际上前几年马云也在拿淘宝村这个事来说，但是马云他的这个社会责任的县，他有非常多的县，包括他的乡村教师计划。其实马云他更重视的是乡村教师计划，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你要考虑到他，因为我们做公益做建筑做设计的人容易入戏，因为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脉络去切入的，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沉迷于就像看电影，就是你完全沉浸在那个剧情里面了，就入戏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实际上是他们的社会责任和政府公关的一个必须要做的规定动作。为什么我会很敏感这个事？就包括因为具体推动淘宝村的这个副总裁叫梁春晓，那他在几年以前就持续的在耕耘北大、清华，包括台湾、新加坡甚至海外的学者，这是他们是有一步一步的布局的。就是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整个公关形象的一个侧翼。你更加不用考虑到阿里巴巴，它有媒体帝国，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在疯传，这个中央可能要逼迫阿里巴巴退出媒体舞台，包括南华早报要卖掉对吧？还有这个优酷，微博都要卖掉。那就是说这些巨头他们对于媒体对于公益，对于社会舆论，对于文化娱乐的影响已经是渗入到了任何一个毛细血管。  
  
就是说你单把淘宝村和围村拎出来说，那可能你会觉得他在做一件好事，当你放到一个非常大的框架里面，那他其实是他或者说的恶心难听一点，就是像当年的美第奇家族，先把坏事干了，做100件坏事，做两件好事。我特别同意这个明那天分析这个开源运动，可能是那些寡头的公司，那些云基础设施的公司是通过开这个幌子扶持老三老来打老二，对吧？或者扶持那些狂热的开源主义狂热粉丝来打老二老三，就说你放在一个大盘里面，他们这些人看起来非常理想化的事情，他们其实都是有目的的。然后这个围村他其实也是那几年，他们也在持续耕耘这个北大的学者，其实我也是这样，我才认识圆圆的，虽然我跟他是老乡，但是我跟他接触的点是通过北大的教授。所以这些事他们都一直在耕耘多年，这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些丑恶的东西，我们就说就入戏一点来说，你刚才不是说嘛围村和淘宝村哪个更加有趣一点。那么罗家德教授他实际上也是台湾的，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学院，他的老师都是那些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就认为淘宝村是很看不上的，他认为腾讯的基础设施更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淘宝村他除了买买买，卖卖卖，它中间没有社交，它没有一些就是可以生成那种关系的一个器官。  
  
但是他觉得腾讯有，因为腾讯，他举了例子，比如说他认为过去在台大有一个城乡所，他们有一个叫社区营造，乡村营造。但是罗家德认为在互联网时期会有一种叫社群营造的东西来对应这个社区营造。因为社区营造就是传统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比较爱干的艺术村，或者是那些普利兹克奖经常奖励的那一些去什么难民营，什么贫民窟去搞，对不对？他们比情怀表，就是情怀的一塌糊涂，但是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可能除了社区营造，包括那个板，用了什么纸板来做建筑对吧？然后搞贫民窟建筑什么的。然后那个但是现在是社群营造，那社群就是一个什么东西？社群它是有规模的，比如说如果你对应中国乡村，那么罗家德认为一个模型应该是2万人，为什么2万人？因为2万人刚好对应的是一个中国乡村的一个单元，同时也对应一个城镇的一个街道，城市里面一个街道的单元，因为你一突破了2万人，他就到达了一个中国基层民主的临界点。  
  
现在中国政府至少在台面上面他是允许基层有一定的资质的。那么如果你突破到了这个区长或者市长的职责的话，这个事在中国没法弄。所以他是这么来理解这个社群营造，通过那个数学模型，他认为这个2万人是一个临界点，那么2万人又对应有这个微信它的一个群是500人，那么你2万÷500它会形成的矩阵是怎么回事？罗家德就专门研究这个，那他认为这个东西通过这些500人群和这个2万人的这个映射模型，怎么来构成一个社群营造？他认为这个是淘宝村所没有的。所以罗家德老师就研究，所以如果要讨论围村，阿里淘宝村他们的对比的话，我觉得入戏一点来讨论。其实我部分同意罗家德老师的说法，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阿里的淘宝村它的确剩下一个买卖的逻辑，他们经常拿来说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新疆的卖葡萄干这个例子，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维族人他就不喜欢学汉语，但是他为了卖葡萄干，所以说他上淘宝就学汉语了。好像就是说既把他的葡萄干给卖出去了，同时又实现了维汉一家亲对吧？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跟颜你们家乡有关，就是你知道。那个台湾那些名嘴经常拿来炒作的，就是这个淘宝村如果开到台湾，你要在上面勾选你的所在地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台湾省，那这个就是足够台湾的名嘴炒很多天了，这个叫矮化台湾对吧？因为台湾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实体，他不是台湾省，那么这个蔡英文不是省长对吧？所以他淘宝村会涉及到很多这种问题，但是腾讯它的这个社群有很多的这么一个这种社会器官，社群器官存在，对，罗家德对这个事儿很有研究，他还专门写过书，所以你要说但围村我没有非常认真地去研究，以前圆圆给我发过他们的PPT，包括他当时在贵州黔东南不是要做一些项目，他们是需要有一些北大清华的教授去站台的，还给他出出主意讨论讨论。  
  
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实际上还是服务于这个马化腾和马云的这么一个政府公关，他的社会责任，你说他们有没有真心实意我也不否认，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觉得马马云比较爱干那个事，马云演技比较高，但是马化腾演技不行，为什么？你知道前几年那个王者荣耀这个事，就人大不是提案说这个是电子海洛因什么鬼的，然后这个事像什么人民日报新华社，什么什么央视都报的时候，那马化腾之后马上跪地求饶，就过来马上投广告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媒体的套路就是这样的，就是给你发负面。  
  
@lyu 小加：人民网的那个朋友他在那里守着，就请马化腾去喝茶。  
  
@岳路平：对，然后马化腾吓死了，马上就过来跪地求饶对吧？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危机公关。其实我也是那个腾讯的智库叫腾云，我也是他们的专家，那腾云是怎么来的？就是腾云当年那个周弘毅经常打这个马化腾叫3q大战，就是QQ加360的大战，后来马化腾就是经验不足，就被那个周宏毅善于带风向善于炒作的家伙打得一塌糊涂。后来马化腾就痛定思痛，他就觉得打起仗来没有人为腾讯说话，所以他们后来就成立了这个腾云。就积极一点来说，我希望笼络这些意见领袖和学者，就是来偶尔给我说说好话，偶尔请他们做做论坛，给点车马费什么鬼的。然后给他们露露脸，吹吹牛对吧？然后消极一点说出事的时候，至少他是我们腾云的成员，他不会说我们坏话。对，马化腾他能干到的就是这个事了。但是马云比较高超一点，但是他高超也没有用，反正现在要收拾他也没有用。  
  
对，所以我觉得围村和淘宝村这个事我是觉得分两种了，就是分一种是入戏的，一种是跳出来的，就是入戏的，刚才我觉得罗家的那个观点很有意思，这是我们在这个社群什么？乡村社区营造这些人去理解，但是如果跳出来，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因为他们有这些丑恶的东西，那这个围村就没有价值。这个围村和淘宝村还是有价值的。然后包括圆圆做的工作也是很优秀的，这个值得去继续开房间讨论。  
  
@Qian 朱倩：我可以给echo一下，就是说因为如果只是我不太想echo不太想太说echo淘宝真的，因为淘宝村我有太多的同事朋友在进行，因为淘宝现在地图这种建筑什么出来就是一些还是比较边缘的一些工作吧，但是围村这个我想echo一下，就是如果只是就是停留在就是早期的时候，比方说他们对它就是一个有很多的这个政府宣传和这个企业公益的一个限制，如果只是停留在2016年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个阶段，那我可能那个认知吧，对于这个项目的认知，应该也觉得这是一个供一个互联网APP的应用报纸工具嘛对吧？然后再加一个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些工具一个是乡村复制，可能就讲一下目的，没有什么区域。是2016年。  
  
@岳路平：我这里听到断断续续的，你们能听到吗？是我的问题吗？  
  
@Tz：我这边也断断续续。  
  
@lyu 小加：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媒体组织的发布会，是我们自己去做调研，但那一次我刚好就遇到了那个圆圆姐她们在里面做一个围村的培训，那有两个点，就是其实这个整个项目让我对于整个围村的项目有一点大为改观，第一个项目是他们在导入整套这个围村的应用程序和包括那个什么微信公众号怎么用，还有大数据什么，他们给当地的村民做那个培训，穿引就导入这个工作做得细致，是让我非常的感慨，因为我之前其实我对中国的乡村也不够那么多理解吧，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了实地的现场，我看到他们怎么做工作，甚至于那个圆圆姐的团队里面有几个人是原来做过媒体的，他们在教当地的这个做微信公众号的人怎么写标题，怎么样那个标题写到可以帮助就是村民们，因为他要实现这个自主生产的自洽平衡，就要把村里的一些产品卖到村外去，然后也要实现就是村里跟村外的这个远离乡村的一些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联结什么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工作的就是这个导入工作的细致，实际上是非常的打动我，我说真的是非常打动我，就是把一个工作做就做到这个程度，就是真的是很实质的这么去做。  
  
然后第二点是2018年潼关村项目对他们，委托了，他们怎么围村的项目就是设计，农副产品的建设，还有潼关村的整个他们做了一个洞村的博物馆，也是个度假山庄吧，怎么去构建整套电子系统，还有这整个应用程序的这个电子的怎么布网络，怎么就那个设计师他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想到那个Logo往那个方向走，非常非常细节的这些工作，还有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儿，所有的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实际上是让我对，至少是我对腾讯公司做这个微country这个项目，是实际上我是非常的respect，就是说因为它很好的就是说实现了我对于所谓的这个平台经济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你要这个经济自洽，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经济模型，让他们可以真的可以实际的获利。第二个就是他做的有很多，因为他当时跟我们这个，这个我们没有考核。出来从乡村里面就是那些年轻人最后又，就是这个维护的工作人员什么的，所以对这个项目是非常的respect的，所以也是我工作，因为其实这个工作是也就跟村民沟通，在执行层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确实非常respect的这个项目，就能够做到今天这个这个程度，我就说这个，淘宝村这个我就不太想发表，就这样子，谢谢。  
  
@岳路平：天资在干嘛？  
  
@Tz：我会给你们一个惊喜。  
  
@岳路平：真的吗？Andy来聊聊。我们应该让颜来说两句了，颜你现在在哪里？  
  
@Yan Yang：我现在在台湾。  
  
@岳路平：你不是说你在北京和什么上海那里吗？  
  
@Yan Yang：我原本在上海，但是我最近已经回台湾，我回台湾有一点时间。  
  
@岳路平：是因为疫情吗？还是在回台湾工作。  
  
@Yan Yang：也就是刚好回台，应该是陪家人，就刚好回台湾，然后遇到疫情，所以就一直没有回上海。  
  
@岳路平：那你现在等于说还是在线工作还是在上海，是画廊是吧？  
  
@Yan Yang：对，但我现在待的是台湾的画廊。然后我以前是在上海念书，就我在台北跟上海都有念过书。  
  
@岳路平：那你现在在台北也是在做画廊的工作对吧？  
  
@Yan Yang：对，然后我是刚进到这个产业，因为我以前我本科是念音乐然后跟电影，所以就是跟本来跟艺术市场是完全不相关的，然后是回台湾之后，然后刚好进到这个产业。  
  
@岳路平：你老听我们在这个房间聊这些乱七八糟的，你觉得有趣吗？不觉得枯燥吗？  
  
@Yan Yang：我特别喜欢听，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然后也不懂得这个意在学习。但是我很喜欢听你们讲。  
  
@岳路平：你认不认识那位老师？叫玉川，他不是你们台湾的吗？新媒体艺术家。  
  
@Yan Yang：玉川，我没有听过是哪一个玉。  
  
@岳路平：有一期我们不是在聊。那个叫赛博格有性别吗？你有没有听到？  
  
@Yan Yang：有，但是因为我每次好像都比较晚进来，所以可能那个地方没有听到。  
  
@岳路平：对，那天我们还让这个，您记不记得那个玉川老师他的名字叫啥，我都给忘了。  
  
@Tz：我记得就是玉川老师。  
  
@岳路平：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是让他分享他的作品，他有好多名字，Jane是吧？他作品很棒的。你不认识他是吧？  
  
@Yan Yang：是王玉川老师吗？  
  
@岳路平：不是，她的名字应该是一个蛮好听的，是一个女艺术家，你反正不认识。  
  
@Yan Yang：对，我不认识。  
  
@岳路平：你平时在clubhouse里面都听什么房间？  
  
@Yan Yang：我听最多的是这个房间。  
  
@岳路平：真的吗？  
  
@Yan Yang：真的，但是我偶尔也会听一些就是艺术跟时尚的这个就这种的房间，因为我工作的性质的内容跟这个比较有关系，对，所以我有点是特别开心，听这个房间。  
  
@岳路平：那我们聊了这么多期，你比较有印象的是什么话题？  
  
@Yan Yang：赛博格有没有性别那个我听得最久，然后之前你们聊那个NFT那个也听了蛮多的，然后我还蛮期待之后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什么耶和华跟那个，那个会做吗？  
  
@岳路平：会呀，这个是安迪老师出的题目叫什么中国的耶和华对这个西方的土地公是吧？  
  
@Yan Yang：对，特别喜欢就是那天在群组看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听。  
  
@岳路平：安迪你来说一说。  
  
@Andy：关于因为和NFT我就觉得就是比较一下硅谷的这些创，怎么讲？互联网企业和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比起来，他做的事情格局相差的是太大了。就是说你看这个你看因为马斯克他这个他对NFT也好，他对这个（04:35:48）也好，他们整体的这一帮人，他们要做的是结构的，就是因为你光有货币的发行权还没有用，你需要掌握市场，你掌握货币加上市场，就金融市场你才能说控制世界。所以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就是你光有数字货币，这些都没有用的，我觉得他它的意义是不是我的想法不一定对，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都可以那个代币化，是吧？就是比方说现在说这个说的艺术品可能是个炒作，但是如果房地产也能代币化，你说这个全世界有多大的一个市场的房地产，就是那如果房地产可以代币的话，你实际上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包括你未未收藏的玉米、保险，所有东西它都可以以一种就是说技术的形式，把这个市场彻底就是解构，解构现在这个市场所有的我们刚刚所有市场现在都是有一个幕后的黑手在操纵的，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真的在操纵，是吧？但是对于这个怎么讲，就是对于他这个看不见的手操纵了，他制造了这个世界的货币供应的去，那么它实际上对人类的这个就是生产也好，人类的福利的演进也好，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这个怎么讲，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个对NFT的这些东西，他就是最近的一系列动作也好，他们总是他们的整个行为吧都是在解构现有的这个市场，然后其实市场上现在就有两帮人，一般是叫做这个互联网创业的新贵，这帮人他们的手头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他们手头的企业，他们企业是可以创造股票的，他们企业的货币就是股票，这是一帮人，然后他们是真正，包括这个有网络游戏企业这些都是这一类。然后一帮人就是这个因为和政府的关系近，所以可以尽早的拿到这个资本，然后通过这个资本的分布掌控全世界的资源，其实现在的较量就是这两帮人，这两帮人里面又结合了全世界各国的这个力量在里面，数字人民币什么之类各种各样的力量在里面。这个格局跟咱们中行这帮企业家玩的实在太不一样了。然后再谈一个这个就是开始说的那个是做广告还是什么。其实那个Peter tale他之前他有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谷歌宣传就是谷歌这个企业天天说自己是个创业型企业，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懒惰的垄断型企业，它占用了大量资源，并不进行一些怎么讲就是很深层次的这个创造，实际上它百分之九十几的收入都来自于搜索，但是他把自己通过宣传包装成了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面临着跟各个小企业进行竞争的企业，很有意思，就是背后的宣传包装，实际上它的这个境界格局都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一点感叹。  
  
@岳路平：小加要不要回应一下？  
  
@lyu 小加：我想卖一股涨，谢谢。  
  
@Ming：这个问题我还挺想回应的，我现在换这个耳机，我不知道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岳路平：可以很清楚。  
  
@Ming：安迪说到这个谷歌，这个就是他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深度的创新这件事情，但是谷歌确实它可能自身的产品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没有我们消费者能看见的很多的创新。他另外一方面就是上次我们讲那个开源的时候起到谷歌，但是他有鼓励各个地方的这个就是初创公司，当然原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能提供算力，然后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互联网初创公司，你最后要做大肯定都是要算力的。然后他当时从小扶持你，然后你最后就依附他的这个算力平台，然后这是所有的这些互联网寡头现在在做一件事情，最终他们都是提供算力的，算力才是最后的这个什么？生产力。但是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普通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可能其实有可能会了解更多。比如说像这个quantum computing量子计算，谷歌是做非常全面的，而且我记得应该是就是一年前左右，就是当时谷歌就是有他们有一篇这个学术的paper出来之后，他们这个量子计算机就是做到什么程度了，当时那个报道一出来，立刻比特币就甩了一下，就往上面甩了一下，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如果说量子计算如果说是成真了的话，他那个算力远远可以摧毁我们现在的区块链。  
  
我们现在区块链是那些加密就是在量子计算的面前其实是保不住的实际上是，你可以很容易被破解的，就是通过算力的程序能破解，这也是我质疑区块链的第三点其实是就是web3是一个很好的愿景，即便在我之前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都可能以后就是说再解决掉的问题上。但是等到web3可以普及的时候，web3可能普及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的运作效率是远低于我们现在现有的这种中心化互联网。等他普及的时候，会不会就因为比特币出现也还就十几年时间，2008年开始，然后到现在可能13年，再等10年，我们的算力会进入到什么样的程度？像什么这个量子计算机这种东西的出现，会不会就直接就出现，我们的算力是否一下子就是一个，就像我们（04:42:22）。